那文毅公奏議

那文毅公刑部尚書奏議卷五十五目錄

卷五十五

那文毅公刑部尚書奏議卷五十五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男容安恭輯

總滙定讞附請改罪名條例

道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

戴公均元尚書韓公對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烏魯木齊都統德英阿奏張金才

用膝蓋墊傷曾有內損身死一案道光二年閏三

月十四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據烏魯木齊都統德

英阿奏稱緣張金才係廸化州戶民與已死曾有
同莊居住和好無嫌張金才時常出外傭工曾有
常向該犯之妻孔氏戲笑孔氏因夫外出總未答
理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該犯回家孔氏向
告前情並囑該犯村斥曾有禁其往來二十六日
該犯遂遇曾有向斥其非並將前情向伊父曾之
中告知管教至本年正月十三日薄暮曾有復至
伊房孔氏聲喊該犯出視曾有出房而逸該犯卽
尾追叫罵曾有回罵該犯拳毆曾有鼻梁一下曾
有撲揪該犯衣領被氷滑跌仰面倒地並將該犯

帶倒該犯乘勢用左膝蓋跪壓曾有臍肚欲毆適
曾之中聞聲趕至即將該犯胳膊捉住喝阻該犯
鬆手因起身勢猛不期左膝蓋墊傷曾有臍肚曾
有翻身起來行走數步側身跌倒口鼻內吐出飯
食血水並碰傷右額角經王存友曾之中扶回調
養詎曾有被墊內損延至起更後因傷殞命報驗
訊詳屢審據供無異詰非有心欲殺案無遁飾將
張金才依例擬絞監候具
奏前來查審理人命案件必究明起衅緣由及致死
情節然後按律定擬方無枉縱倘死者係屬罪人

例應以擅殺科罪審訊時並不根究明確率照尋常謀故鬬毆問擬何以成信讞而昭平允此案該都統審奏張金才墊傷曾有身死供招內開已死曾有因該犯出外傭工常向該犯之妻孔氏戲笑孔氏未理嗣該犯回家孔氏向告前情該犯撞遇曾有向斥並轉囑曾有之父曾之中管教嗣曾有於潮蓄時復至孔氏房內孔氏聲喊攆逐曾有出房奔逸該犯向詈曾有回詈該犯用拳毆其鼻梁並向撲揪曾有滑跌倒地將該犯帶倒該犯乘勢用膝跪壓其臍肚以致內損身死該都統將該犯

照鬬毆殺人例擬絞具奏詳核案情曾有向孔氏
戲笑復乘薄暮時潛入孔氏屋內情近圖姦迨曾
有一聞孔氏聲言即從屋內跑出是其圖姦情虛
已可概見至曾有平日向孔氏戲笑均係何等言
語詞於薄暮因何進孔氏屋內其進屋內時作何
形景又曾否戲笑亦應訊明確有證據方可定擬
且查該犯向曾有揪毆之時有曾有之父曾之中
等在場向拉曾有於薄暮時受傷起更後身死必
有屍親及見證人等轉述生供可憑乃供招內並
未錄敘屍親見證及孔氏供詞亦未將曾有年歲

聲明牽照鬬毆殺人律問擬雖罪名無所出入而
情節支離 臣 部礙難率覆應令該都統另行審訊
錄取屍親見証及孔氏切實供詞是否係擅殺圖
姦罪人抑係另有別情按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謹
奏奉
旨依議
容安謹案此案旋據烏魯木齊都統遵駁更正
將張金才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奏結
道光二年五月十三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尙書韓公封及諸侍郎

奏爲冒籍得中進士同鄉京官於出結後藉端需索

審明定擬具奏事據都察院具奏貴州已革生員

魏清控告新科進士姚廷清係屬冒籍刑部主事

周有章私行給與印結一案道光二年四月初八

日奉

旨貴州已革生員魏清具控新科進士姚廷清冒籍中

式著交刑部傳集人證審訊明確定擬具奏欽此旋

據將魏清移送到部據供姚廷清中式後有同鄉

刑部主事周有章曾出有知單云姚廷清恐係冒

籍道人通知同鄉不可出結後周有章又出給印
結同鄉主事何珣諶厚光等公議欲行舉發姚廷
清曾赴各京官及各衆人處服禮等語訊之姚廷
清據供伊原籍浙江伊父自乾隆五十五年即入
籍貴州並非冒籍質之周有章又稱出結在先其
知單係同鄉主事宋劭穀所出實不知姚廷清係
屬冒籍正在審訊間復據魏清呈稱姚廷清家人
王貴曾向告知姚廷清係出銀五百兩向周有章
求結先給銀二百五十兩餘銀尚未付給傳訊王
貴不肯吐實臣等當以姚廷清是否冒籍既無確

據周有章得賄朦混出結又別無證佐案關冒籍
中式出賄營求及 臣 部司員貪賄濫行出結均應
徹底根究嘗經奏請將周有章等革職審訊奉
旨周有章姚廷清俱暫行革職嚴訊姚廷清所稱伊父
自乾隆五十五年入籍貴州之處是否屬實該部迅
即行文確查辦理欽此 臣 等一面行文浙江貴州各
巡撫確切查報一面督飭司員悉心審擬旋將姚
廷清鄉試齒錄並鄉試硃卷查起到案詳閱齒錄
內所載三代係曾祖希程祖尚論父墉硃卷內則
係曾祖予將祖沛霖父哲原名增是姚廷清三代

名字固錄硃卷已不符合顯有冒混情弊復查傳
姚廷清之浙江族人姚喆訊問據供姚廷清原名
鴻逵係伊共曾祖弟兄姚鴻逵係姚增之子出繼
與姚墉爲嗣姚鴻逵係浙江慈谿縣學附生嘉慶
十六年因欠考三次除名先於嘉慶六年至貴州
遊幕改名姚廷清冒認曾經入籍貴州之族人姚
濬爲胞伯即在貴州冒籍捐監至上年中式貴州
舉人等語隨提姚廷清與姚喆質對姚廷清無可
置辯供認冒籍屬實 臣等以姚廷清既屬冒籍周
有章私行出給印結如果並無朋通情弊何以該

省京官共爲不平已革生員魏濤又何敢揑詞呈
控復向案內人證嚴加究詰又據姚諧供出伊在
同泰銀號幫夥閏三月姚廷清會試中式後伊爲
料理一切姚廷清曾向言及京官不爲出結後又
言及周有章允爲出結令其出銀二三百兩爲會
館公項詰訊姚廷清供無異詞復訊周有章先不
承認嗣經三面質訊亦供認屬實 臣 等詳加研鞫
緣姚廷清原名鴻逵籍隸浙江慈谿縣考取縣學
附生伊父兄弟二人長姚墉次姚增卽姚鴻逵之
父姚墉無子姚增將姚鴻逵繼與姚墉爲嗣父母

先後病故本生父母遠在貴州前赴探望即認姚濬為胞伯影射冒籍在彼遊幕本籍因姚鴻達三考未到除名姚鴻達旋改名廷清在貴州冒捐監生至道光元年鄉試中式本年進京會試中式進士經同鄉主事朱弼穀等風聞姚廷清係屬冒籍即商同出具知單不為出結周有章亦同畫知姚廷清各處懇求未允姚廷清前至主事周有章寓所再三懇求周有章因費用艱窘伊管理該省會館即借會館為名起意令姚廷清出銀二三百兩為會館公項希圖通挪使用姚廷清亦即應允取

結走回並以前情向伊小功堂弟在銀號幫夥之姚詰述知十八日即赴禮部將結投遞其所許周有章銀兩尚未付給主事何琍謀厚光等及該省會試舉人等因周有章先出知單又為由結議欲舉發二十三日姚廷清前赴各京官寓所陪禮二十六日又請該省會試舉人同至會館姚廷清跪地懇求聲稱情願告病有已革生員魏清因姚廷清陪禮時並未邀伊心生氣忿於二十七日赴姚廷清店內吵鬧經人勸回四月初一日赴都察院呈控奏送到部備悉前情臣等查此案姚廷清旨

籍一節尚未據浙江貴州各巡撫查覆而現據姚
廷清及其小功堂弟姚詰供認屬實且有姚廷清
齒錄及硃卷爲憑是姚廷清冒籍朦捐已無疑義
惟姚廷清既許給周有章銀兩所稱尚未付給殊
難憑信屢經究詰姚廷清堅稱實因被魏清控告
是以未付銀兩案無遁飾自應按例問擬查此案
姚廷清即姚鴻遠以浙江生員於悞考被革後冒
籍貴州改名復捐監生冒中舉人迨會試後復經
中式先向各京官懇求出結未允嗣向主事周有
章懇允出結許給銀二三百兩尚未過手亦無確

數查冒籍及營求財未過手均罪止杖八十其被
革後改名復捐監生罪應滿杖應從其重者論姚
廷濤合依斥革後易名復捐例照違
制律杖一百周有章於出給印結時藉捐助會館公項
爲名向姚廷濤索取銀兩尚未到手亦無確數係
屬詐欺未得財應准竊盜不得財論擬笞查該革
員以職官貪利爲違
制之人濫行出結應亦照違
制律杖一百周有章業已革職姚廷濤業經革去進士
應毋庸議仍飭令姚廷濤改歸本籍浙江革生魏

清所控姚廷清冒籍中式已經得實例免治罪惟
因姚廷清未爲服禮先行吵鬧嗣後具控究非安
分之徒應遞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姚廷清齒錄
硃卷存案備查捐監執照飭令繳銷仍知照浙江
貴州各巡撫查照謹
奏奉
旨依議
道光二年五月十三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封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吏部尚書署直隸總督松筠奏獻
縣民人解奇等聚衆共毆致死李三成等一家二
命審明定擬一摺道光二年三月三十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據署直隸總督松筠
奏稱竊據獻縣民人李盈赴京呈控解二秃子等
欲赴伊村開局聚賭因被村人攔阻挾嫌率衆持
械將伊父李三成伊姪李太平毆扎身死族人李
六等亦俱被傷伊伯李文才致斃獄中等情經都
察院訊供具奏奉
旨著交松筠督同臬司常德親提人證卷宗秉公嚴審

定擬具奏原告李盈照例解往備質欽此並准兵部將李盈咨解到省當經行司催提犯證來省委據道府審明此案係解奇首先聚衆解四解黑毆傷李三成李太平致死按律定擬由司勘轉前來臣提犯研鞫緣解奇解四解黑住居獻縣南鎮上村李三成李太平住居北鎮上村相距半里解李二姓素不和睦李太平係李三成緦麻姪孫道光元年正月初四日李三成族弟李文考在村演戲酬神解奇前往觀看適有王三遺失錢文被解奇在地拾獲王三查知討要解奇不允給還反誣王三

竊伊烟袋致相爭吵經李相庭走至詢明將解奇
掌毆逼令交還錢文解二禿子當向李相庭勸息
李相庭堂姪李進德聲言不許解姓至村觀戲而
散初五日晚解奇因李相庭偏向王三李進德復
揚言蹧蹋心生氣忿起意糾邀族衆毆打李姓出
氣卽向解三羣商允各自糾人解奇邀定解黑解
山解雲解大胖解二胖解大苶解三羣亦轉邀伊
弟解四並解六解七解三黑解幅德俱以李姓看
解姓不起激動族衆並令前往幫毆各犯允從解
三羣進取趙文彩家之鎗刀木杆初六日午後解

奇約令解三羣等在村聽信自與解黑先往尋鬧因見李六在彼觀劇解黑故意用肩向碰李六不依爭扭解黑即拔身佩小刀劃傷李六左手心李相庭瞥見因解黑無故尋事明係聽糾報復恐人多難敵即取戲班銅鑼鳴集族衆抵毆當與李三成李太平並李進德李丑李三李和李金玉李相貴李三德李朝用李桂李六李七均持械趕往解奇與解黑先已跑回喊稱李相庭率衆前來解三羣等與解奇解黑各持兇器出村解奇之父解秉德亦持杆趨護與李三成等會遇兩相互毆解七

先用糞叉鐵頭毆傷李三成左鼻竅右手腕左臂膊左手指解三用鎗扎傷李三成顖門左脇解雲用虎尾鞭毆傷李三成左胳膊左臂膊左後肋左肐肘最後復毆傷其右太陽連腮頰李三成當即倒地身死李太平上前救護被解奇用綠鎗倚毆傷左眉骨損解黑用鎗向扎致傷李太平右肋透內李太平亦於是夜殞命此外解雲用鎗扎傷李朝用解七又用糞叉毆傷李進德李杜解大苓用木桿毆傷李進德李七解秉德用木桿毆傷李丑解大胖用磚擲傷李相庭解二胖用木桿毆傷李

六解三黑用木桿毆傷李三德李三德又被在逃之解六毆傷李七亦被在逃之解幅德毆折門牙解四亦被李金玉木桿戳傷李相貴用磚毆傷解黑被李三用刀扎傷解七被李七扁担毆傷解大胖被李進德磚傷解秉德被李和磚傷旋各走散赴縣呈報經該署縣究出李三成係被解四毆死李太平係被解黑扎死並李相庭有鳴鑼聚衆情事將李相庭收禁錄供詳報因李盈等迯控狡執未能定案解奇李相庭即先後在監病故李盈復執前詞赴都察院具控訊奏奉

旨解省審辦飭提犯卷來省督同審晰前情不諱臣因
該犯等各執兇器恐係應禁軍器復親加調驗實
係民間防家使用且係形質短小即所持鎗倘亦
係打鳥線鎗並非軍器將解四解黑俱依例擬絞
監候解山等擬以軍流徒枷杖責並聲明罪應絞
決之解奇及應擬流罪之李相庭在監病故具
奏前來查例載聚衆共毆致死一家二命將率先聚
衆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擬絞立決爲從下手傷重
至死者絞監候又輾轉糾人至五人以上者無論
曾否傷人即照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兇徒

聚眾執持兇器傷人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又沿江濱海有持鎗執棍混行斜毆將為首及鳴鑼聚眾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傷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其附和未傷人者各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又律載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傷重者為重罪原謀減傷重者一等各等語此案解奇因細故肇衅糾邀解四等與李相庭等爭毆致解四解槑等毆扎李三成李太平身死李太平係李三成緦麻姪孫係屬一家二命自應按例問擬除率先聚眾罪應絞決之解奇在監病故[illegible][illegible]外李三成因

被解四最後用虎尾鞭所毆右太陽傷重致死李
太平係被解黑最後鎗扎右肋傷重致死應如該
署督所奏解四解黑均合依聚衆共毆致死一家
二命爲從下手傷重致死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解山解雲用鎗各將李三成李朝用扎傷解三鞏
轉糾解四等幫毆已至五人以上均應按律問擬亦
應如所奏解山解雲均合依兇徒聚衆執持兇器
傷人例發邊遠充軍解三鞏應照輾轉糾人至五
人以上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均至配所折責安置
該署督奏稱李相庭鳴鑼聚衆應照沿江濱海鳴

鑼聚衆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李金玉等因鬪李相庭鳴鑼聚衆即持械會集前往各用磚塊木桿將解回等毆擲致傷李金玉李七李進德李和均應照傷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李丑等因聞李相庭鳴鑼聚衆即會集前往雖未傷人亦屬不合李丑李三德李朝用李桂李六應照附和未傷人例各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解七用鐵叉鐵頭鑽毆傷人以毆傷李三成之罪爲重應照餘人律杖一百解秉德於伊子解奇糾衆逞兇同往封護並用木桿將李丑毆傷未便

僅照同行助勢於他物傷人罪上加等擬笞應照
不應重律杖八十解大苓解大胖解二胖解三黑
各用磚塊木桿將李進德等毆擲致傷應各照他
物毆人成傷律笞四十李文考於
國制期內演戲酬神保長張洛南亦不稟阻均照違
制律杖一百與解七等折責發落趙文彩於解三拏
取用刀桿訛不知情應與訛無糾毆之解二秃子
均免置議李盈控詞失實究由痛父情切並予免
議至解奇李相庭在監病故之處已據驗明並無
別故應毋庸議在逃之李三等飭緝獲日另結等

語查鳴鑼聚衆例文本專指沿江濱海而言原以江湖海澨地處偏隅居民鬬狠成風罔知法紀故乾隆五年經 臣 部奏定此例嚴行懲創此因地制宜非一概而論其非沿江濱海之民雖有聚衆尋毆者向俱照本律本例辦理不得濫引此例此案衅起解姓挾嫌糾衆尋毆李相庭等倉猝抵禦查閱原奏解姓與李姓俱住居獻縣鎮上村相距半里並非沿江濱海且所鳴之鑼係順便向戲班取用實與預謀糾毆鳴鑼聚衆不同乃該督不照糾毆本例科斷輒將沿江濱海之例附會引用將

起意糾衆抵敵之李相庭擬以滿流傷人之李金玉等擬以滿徒並將在場附和並未傷人之李丑等擬以滿杖加枷反較兇毆多人之解七等加重是同一糾毆之案兩造罪名輕重大相逕庭查李相庭糾邀李三成等共毆並未致死人命惟在逃之李三用刀扎傷解黑手指係屬金刃傷人李相庭應改依同謀共毆傷人原謀減傷重者一等律於李三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罪上減一等應杖七十徒一年半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李金玉李七李進德李和聽糾前往各用磚塊木桿將解

四等毆擲致傷應改依他物毆人成傷笞四十律
各笞四十餘均應如該督所奏辦理再查解山等
事犯到官在道光元年四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解四解雲軍罪解三發流罪均准減爲杖一
百徒三年李金玉等杖笞各罪亦予援免李文考
係
國制期內演戲情節較重所得杖罪應不准其援免
並令飭緝在逃之解六等務獲照例辦理再該署
督奏稱前任獻縣知縣曾功傑失察李文考違
制演戲例有處分請

旨交部照例議處并飭取管獄官職名另行咨叅等語

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吏部照例辦理謹

奏奉

旨依議

道光二年五月十四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對等及諸侍郎都察院大理

寺

奏爲遵

旨嚴審定擬具奏事准馬蘭鎮總兵恩銘奏送拏獲盜

砍風水山樹株賊犯並聚衆拒捕奪犯一案道光

二年閏三月十九日奉

上諭賊犯盜砍風水山樹雖在青椿以外實屬大干法紀况復聚衆拒捕毆傷官兵藐法已極著即將馮萬良等二十四名一併解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欽此旋於是月二十一日經該總兵派員將竊樹賊犯馮石頭等二十四名並續獲高富一名押解到部先經臣等由馮石頭等究出奪犯拒捕各犯姓名年貌住址並密雲縣大曹村居住之旗人尹同係積慣窩家一面飛咨熱河都統直隸總督順天府

名衙門嚴密緝拏一面奏請

欽派大員會同馬蘭鎮總兵勘驗青樁內外共盜砍樹

木若干株白樁紅樁以外有無砍樹根盤並搜查

窩竊匪徒去後嗣據熱河都統慶惠等奏稱尹同

一犯罔拏潛匿請

旨飭緝復經臣等以伊係案內要犯恐其遠颺無蹤難

以結案督率司員等晝夜設法熬審由賊犯高富

輾轉究出在京開設天慶木廠之韓二供出尹同

踪跡在海甸黃寺藏匿連夜將韓二押赴步軍統

領衙門交番役頭目帶同前往黃寺將尹同緝獲

到案即經順天府熱河都統古北口提督馬蘭鎮
總兵陸續將拒捕賊犯王老三張老大王老益張
老十奪犯之王豪王小仁賊犯王九孔王九賀王
小相馬老五蕭老十外委李芝棋鄧有貴周恒梁
有成賀國清兵丁賀國瑚趙泳富張寬李茂戴萬
和王明德莊泳仁劉可道夏泳富並收買木植之
高發馮得田馮得祥馮得仲龔茂林尹同之母舅
彭國彪胞弟尹金王九賀之兄王九兩等解案並
據
欽派

御前侍衛安福等會勘得青椿之內景家溝等十處新
伐樹株根盤五千八百餘株青椿外四道坡等八
處新伐根盤五千八百餘株舊伐根盤三千五百
餘株並驗得紅椿內雙砌子北溝稍馬子梁東坡
等處有大小新舊斲朽不一共椿查九十棵奏請
將在雙砌子該班之經制外委李貴陳連二犯解
部歸案審辦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外委李貴陳連私伐紅椿內樹株是否實係囘乾
一併確切嚴訊按律懲辦欽此臣等查
陵寢重地風水所關甚鉅而紅椿內樹木例禁尤嚴現經

欽派安福等查明青椿內外盜砍樹木至一萬五千餘株之多並紅椿以內亦有砍樹根盤該外委等是否砍係回乾兵弁等如何得贓包庇以及匪徒之肆竊窩家之囤積賊犯之奪犯拒捕均為此案緊要關鍵不可不徹底根究臣等一面行查馬蘭鎮總兵歷年報過紅椿內回乾樹數清册並外委等該班月日一面督率司員提集各犯隔別嚴審緣李貴陳連均於嘉慶二十年間由兵丁拔補牆子路經制外委牆子路額設外委六人與李貴等輪流在紅椿內雙硐子紅梅市莽牛素及青椿外楊

老石𡍼大黄崖口五處地方該班向來紅樁以內
凡有回乾樹木例應於每年九月間先由汛弁查
明尺寸株樹傳報該鎭總兵親往勘驗造册擇日
伐除以備公用道光元年九月間雙碙子輪應李
貴該班報有回乾樹二棵十月間陳進派在雙碙
子照管火道查見火道楊樹灣地方有回乾根樹
兩棵意料李貴業經呈報未向詢明當卽伐除爲
搭蓋橋梁更換紅白樁等公用李貴除將所報稍
馬子梁東坡囘乾二棵伐除外至今年閏三月間
又派到雙碙子該班於是月二十五日因聞

欽差前往查看樹木先自巡查見雙硐子北溝內有回乾根樹二棵憶及上年漏報轉恐查出干咎當即伐除爲修補木栅等公用此外委李貴等砍伐紅椿內回乾樹木之實情也復查青椿以外大黃崖口爲出入正路南距小黃崖口十二里北距楊老石塘青椿三十里俱係楊家堡汛地楊家堡額設外委一人專管小黃崖口汛兵二十人毎處派撥四名輪流看守現在查出青椿內之楊老石塘等十處青椿外之綱子溝等八處俱被賊犯盜砍樹株自二十一年間起從前墻子路都司督飭兵弁

防守甚嚴止准附近居民攜帶鐮刀進山採樵至二十一年後各處防守漸形懈怠遂有竊匪以樵採混入偷砍木桿時值外委鄧有貴在大黃崖口該班竊匪等始以酒食與之交結該弁即知情縱放以後遂日盛一日賊犯等進山砍樹出山時給與外委等錢文日漸加增每人背負木植一根給東錢二百計大錢三十二文每牲口一馱亦按根數計算給錢經該班外委收受後獨得一半給兵丁四人均分一半統計七年以來先後被竊樹木一萬五千餘株每株三十二文共計大錢四百八

十餘千文大小黃崖口楊老石塘三處雖賊犯人數多寡不同大約每處每月兵弁等可得大錢二千餘文小黃崖口係已革楊家堡外委在逃之趙榮一人該班共得大錢七十餘千文其餘墻子路外委鄧有貴李芝懋周恆渠有成賀國清及未到案之王臻等楊家堡兵丁王明德等該班之久暫不同得錢之多寡不等此弁兵鄧有貴等得贓故縱之情由也至此案前後緝獲各犯惟拒捕賊犯一夥年月最多自嘉慶二十一年間起係密雲縣塔爾漘之王老三江米峪之張老大爲首夥同蘇

家峪之王老盎令工莊之王老十歷年由樓子溝沿山小道進楊老石塘盜砍樹株係青椿以內居多每年除冬季嚴寒夏季大雨不能進山砍伐其餘每月兩三次糾夥人數不等所竊木植係各自售賣除給兵弁及脚價外每木一根約得大錢四百餘文王老三等計各得贓大錢約四十餘千文其次則尋犯之竊賊兩夥一係在逃之張禮爲首夥同現獲之馬老五蕭老十並在逃之孟通蔡瞎子五人一係在逃之王小敔爲首夥同現獲之王九賀王小相及在逃之王小剪王小頁五人均自

二十二年起進大黃崖口盜砍青椿內外樹株王九賀等計各得贓大錢三十餘千文王九孔於上年夥同王小敢等在青椿外竊木一次得贓一千餘文至密雲縣小曹村之賊犯馮石頭自上年正月起先後僱覓族弟馮老七一次族姪馮羣子一次族孫馮四兒四次俱由大黃崖口進山在青椿外四道坡等處砍伐樹株除每次給馮老七等大錢五百文及給兵丁錢文馱運脚價共得贓大錢二十餘千文獨自在青椿內龍潭溝砍樹兩次得木植十四根賣得大錢六千餘文其大石湖之高

富自二十五年起止於在青椿外肥豬圈地方砍伐零星小樹鋸作扁担兩次一次係自偏未獲之張老大張老二尹青鋸作扁担二百餘根賣得大錢三千餘千文一次係龔茂林託做扁担高富偏覓未獲之李芝有尹得才安三砍鋸扁担二百餘根經龔茂林給大錢七千文龔茂林賺得大錢二十餘千因高富所砍並非大件木料是以未給兵弁等錢文其餘小曾村之雷泳書係獨自在黃塘子溝砍伐乾枯小樹二根作柴火燒用孫亭之連幅成獨自在水泉子溝砍伐乾枯木桿兩根攜回

使用此賊犯王老三等自二十一年肆行竊盜之情形也其窩主惟大曹村居住內務府廂黃旗包衣充當鷹手之尹同圓積最久自二十一年起陸續收買王老三木植兩次王老孫木植兩次張老大木植全行收買馮石頭所竊木植除賣給馮得田兩次未獲之趙老五一次餘俱尹同收買此外尚有小黃崖口砍樹未獲之卜起鬚王進忠王進明未識姓名竊賊俱賣給木植至二十五年伊弟尹金幫同照料並有未獲之旗人李七代爲收買伊有騾子三頭常給馮石頭等馱載木植省給價

價一半亦按數給與兵弁等錢文尹同於收買木植後每年於春秋兩季將木植百十餘根紮成木筏由潮河運至通州貰店交卸或至河南村劉傑店內交卸分載大車七輛拉運進京投順天府三順木廠天慶木廠內寄賣每筏給貰店大錢三百餘文寄賣廠錢一千七百餘文除本錢脚價等費用前後二百餘車計共賺得大錢五百餘千文其松樹峪之高發夥同馮得田自二十二年起收買王老三等木植先後共紮筏十箇亦由潮河至劉傑店內僱車運京在三順木廠寄賣上年冬間又

用車五十五輛運京發賣計共賺得大錢二百五十餘千文小曹村之馮得祥自二十四年起陸續用大錢八十餘千文收買王進忠王進明等木植其餘收買竊贓不能記數伊族兄馮得忠幫同照料其紮筏運京寄賣與馮得田等大略相同前後共木筏十二箇共賺大錢一百三十餘千文其未獲之王小發則專收王九賀等竊贓此外同等久慣囤積銷售之情由也本年閏三月初三日墻子路千總李春新巡查地方在網子溝拏獲賊犯王九孔張禮二名經都司富陞阿派委守兵賀朝勳

等四名將該二犯捆解密雲縣有王九孔之父王
濠邀同素未爲匪之族孫王小仁並王九孔之同
夥王九賀等七人前往央求釋放當有張禮一夥
之蔡瞎子孟通一共九人向賀國勳等再四求免
解縣賀國勳不允王九賀以兵丁等既得受伊等
砍樹錢文何以又復緝拏之言向賀國勳等揪倒
賀國勳以伊等並未得過錢文不依理論其時張
禮王九孔二犯因無人看守張禮自行掙脫繩索
王九孔捆繩經王濠解放均各逃走兵丁等追趕
無及賀國勳慮恐本管官責罰與張寬等相商以

被不識姓名十二人將伊等捆縛奪去賊犯等情
揑報又是月初九日經該都司派委楊家堡把總
盧萬年帶領兵丁四十名前往硐子汎巡查行至
樓子溝地方適王老三張老大一夥賊犯王老蒜
等十九人此外另夥不識姓名竊賊五十餘人一
同竊木出山遇見兵丁上前捉拏賊犯等逃跑王
老三聲言伊等砍樹供給過兵丁錢文不必跑走
兵丁等不依爭鬧王老三起意拒捕與王老蒜各
用木棍打傷兵丁田文貴周瑞祥二人盧萬年聲
言賊放鳥鎗王老三聽聞搶奪鳥鎗一桿張老大

王老十俱未動手經外委李芝懋前往喝散此賊
犯王潡王老三等奪犯拒捕之原委也經該總兵
聞報派員搜查至網子溝地方適馮石頭僱馮老
七盜砍得四道坡樹木三十餘株僱覓馮漢選等
八人驢騾馱運馮四兒同馮羣子盜砍得水泉溝
樹木十餘棵僱覓馮海馮萬良驢騾馱運並有獨
竊零星木桿之雷泳喜一名連幅成一名及檢柴
之王洛道王成兒一同出山被兵丁拏獲又於肥
豬圈地方將高富所僱砍樹之楊易椽劉青山李
六觔鋸做簾板之丁至忠宋如心駱才一併拏獲

並起獲簾板十五捆奏送到部飭經臣部行提各
犯到案審悉前情臣等查此案風水山設兵看守
原以防禦竊賊盜砍樹株至紅樁以內禁地尤應
嚴肅今既訊出該外委李貴等將紅樁內樹株私
行砍伐其所供係屬囘乾之處尙難憑信且該外
委等既敢得贓將靑樁內盜樹賊犯包庇故縱誠
恐紅樁以內樹木亦有勾通偷漏情弊復向嚴詰
據陳連堅供伊所砍傷楊樹灣囘乾根樹兩棵未
經向李貴詢明曾否册報以致誤砍實屬糊塗該
死並據李貴堅供伊私砍囘乾根樹兩棵係在此

案業已發覺之後因向來紅椿內不應有囘乾樹木恐查出係伊上年該班時漏報被該管上司責罰一時害怕希圖砍去無從查驗是以伐除並未想到私伐囘乾要問重罪所砍之樹均已作爲木椿等物尚在可以查驗並非盜砍盜賣各等語先經

欽差等同該犯等驗係囘乾屬實復經馬蘭鎮總兵將歷年砍過囘乾樹數開列清單報部查明道光元年止報囘乾二棵與該犯等所供相符其歷年所報囘乾之數目較多於現在驗出椿楂之數是李

貴等所供砍係同乾尚屬可信至該外委等有無勾通窩賊盜砍紅椿以內樹株不特該外委等各堅供並無其事研究在案賊犯亦各極口呼冤且

查

欽差等原奏內奏查稍馬子梁東坡相距白椿外牛旁子溝不過二三里偷樹之賊雖屬跬步可通牛旁子溝內現多松樹青椿紅椿罪名懸殊松樹棶樹價值迥別斷無避輕就重舍貴取賤之理至楊樹灣界在雙碉子吳家溝之間北溝在雙碉子之東相距牛旁子溝謝家石塘賊犯伐樹處所均在十

里以外更無越卡深入之理等語自係實在情形
至外委等該班日期現據馬蘭鎭總兵覆稱自二
十年以後並無册籍可查將自道光元年正月各
外委該班日期開列清單送部每人每年輪班一
二次每次三四十日不等核與該外委所供相符
復詰不移案無遁飾應即按例定擬查例載紅樁
以內盜砍樹株比照盜

大祀神御物律奏請

定奪如在白樁以外靑樁以內有犯爲首杖一百徒三
年從犯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計贓重於徒罪

者加一等又律註載若未駄載仍以毀論又律載
常人盜官物得財不分首從併贓論罪並於右臂
剌盜官物三字又盜官物三十五兩杖九十徒二
年半四十兩杖一百徒三年八十兩絞襍犯准徒
五年又應捕人追捕罪人受財故縱與囚同罪贓
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又捕獲罪人聚衆中途
打奪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減一等又例載官
司差人捕獲罪人有中途聚衆奪犯雖未傷人首
犯亦照因而傷人律從重擬絞爲從仍照律坐罪
又律載罪人拒捕加本罪二等又犯罪事發而在

逃者加逃罪二等又例載窩留積匪之家果有造意及同行分贓代賣改發極邊烟瘴充軍面刺改發二字其未經造意又不同行但窩留分得些微財物或止代爲賣贓者均減本犯一等治罪又律載毀棄官物准竊盜贓加二等免刺又竊盜贓十兩以上杖七十又現在臣部遵

旨議奏青椿以外官山界內有盜砍官樹者照盜砍青椿以內樹株杖一百徒三年罪上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從犯再減一等杖八十徒二年半計贓重於徒罪加一等各等語此案馬蘭鎮墻子路已

革經制外委李貴陳連各私伐紅椿以內樹株兩
棵研究實係回乾並據該總兵等查明紅椿以內
回乾例得伐除所伐亦充公用並非盜砍變賣第
竟未報明私行擅伐例內並無擅伐紅椿內回乾
樹木作何治罪明文
陵寢重地自應從重即照盜砍定擬李貴陳連應照盜砍
紅椿以內樹株例比照盜
大祀神御物斬律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王豪訊非竊砍樹株賊犯因伊子王九孔盜砍樹
株被兵丁拏獲送縣起意邀允王小仁王九賀等

七人至中途向解兵賀國勲央求未允王九賀以
兵丁等旣得受錢文不能銜拏之言理論不知賀
國勲等並非得錢之人訊止空言挾制尚無爭奪
情形惟被獲竊賊王九孔係王豪解放另夥賊犯
張禮亦因此脫逃卽與奪犯無異王豪合依官司
差人捕獲罪人中途聚衆奪犯雖未傷人首犯從
重擬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已革外委鄧有貴
周恒李芝楹梁有成賀國淸等五人派在楊老石
塘等處該班看守風水山樹株是其專責乃於
陵寢重地不惟不實力稽查膽敢得受錢文縱令混入致

賊犯等肆行偷竊雖所砍樹株驗訊止係青樁地界尚在白樁以外而該外委得贓包庇至七八年之久被竊樹木至一萬五千餘株之多實屬目無法紀按各外委等該班月日計其入己之贓均爲數無多未便計贓科罪即照與囚同罪例問擬其賊犯王老三等罪止擬流亦尚覺情浮於法鄧有貴一犯係首先放縱賊犯偷砍木植情節較重應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周恒李芝懋梁有成賀國清等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以示懲儆買贓之旗人尹同明知賊犯等盜砍風水山

禁地樹株膽敢囤積鬻販並屢次用所畜牲口馱載
又裝筏總運進京銷售即與窩留積匪同行分贓
無異尹同一犯應比照窩留積匪之家同行分贓
例發極邊烟瘴充軍係旗人應銷除旗檔實發新
疆充當苦差仍照例刺字王九貿王小相係奪犯
爲從之犯該犯等先與王九孔聽從王小啟盜砍
青椿內外樹株併贓在八十兩以上王九貿王小
相除奪犯爲從照本律減首犯流罪一等擬徒輕
罪不議外應與夥同張禮竊樹之馬老五蕭老十
均合依盜青椿以內樹木併贓准徒五年罪上贓

重加一等例杖一百流二千里王小仁訊無盜砍
樹株情事惟因王九孔被獲聽從王豪前往央求
即屬爲從王小仁應照奪犯爲從本律於首犯流
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王
老三張老大係盜砍青椿內樹木首犯王老蓋王
老十爲從併贓在八十兩以上王老三首先起意
拒捕搶獲鳥鎗一桿並與王老蓋各用木棍毆傷
兵丁一人王老大張老十雖未傷人亦俱在場王
老三張老十王老蓋均合依盜青椿以內樹木併
贓在徒五年罪上贓重加一等例杖一百流二千

里再加拒捕罪二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馮石頭
糾夥盜砍青椿外樹木七次獨竊青椿內樹木三
次計贓在四十兩以內按照常人盜官物三十五
兩以上罪止杖九十徒二年半馮石頭應照盜砍
青椿內樹木首犯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
年高富所盜樹木係在青椿以外所砍亦係零星
散樹計贓三十七兩按常人盜官物三十五兩以
上罪應杖九十徒二年半高富一犯應即照臣部
現擬盜砍青椿以外條例於盜砍青椿以內樹木
杖一百徒三年罪上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贓

重加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馮四兒僱給馮石頭砍
樹四次馮羣子僱給馮石頭砍樹一次該二犯又
夥同盜砍青椿外樹木一次業經馱載即同得贓
馮四兒馮羣子均依盜青椿以外樹木照現議條
例於盜砍青椿以內樹株杖一百徒三年罪上減
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王九孔聽從王小啟等盜
砍青椿外樹木一次應照盜青椿以外樹木杖九
十徒二年半爲從減一等例杖八十徒二年被獲
脫逃加逃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王九賀等各犯
均照律刺字楊家堡兵丁王明德莊泳仁劉可道

藏萬和夏泳富俱輪流該班分得贓錢均照受財故縱律與賊犯王九貿等同罪擬杖一百流二千里高發馮得田馮得祥均積慣收買竊賊樹木若按尋常知强竊盜贓而接買例罪止擬枷尙覺輕縱該犯馮得祥收買未獲竊賊王進忠一夥木植計贓八十兩以上本犯罪應擬流應與高發馮得田均於本犯王進忠王老三等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與賊犯王九貿等均劄發順天府分別定地發配折責安置接買富富扁担之龔茂林應與甯同照料尹同之弟尹金

馮得祥之兄馮得仲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馮老七僱給馮石頭砍樹二次應與僱給馮石頭驢騾馱木之馮之貴馮耳莊馮漢選蕭全馬丙貴程五兒宋有宋汞相及僱給馮石頭馱木之馮海馮萬良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高易榛劉青山李六觔僱給高富砍木丁王忠朱如心駱才僱給高富鋸作簾板十五捆尚未馱載計贓十五兩以上均照棄毀官物准竊盜贓加二等律於竊盜贓十兩以上杖七十罪上加二等杖九十免刺雷泳喜連幅成訊止砍伐青椿外乾枯木桿並未得贓應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王明中寄賣尹同等木植應與知情之店主劉傑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已革解兵賀國勳訊無得財縱放情事惟不小心管解致賊犯王九孔等被王豪等中途解放復慮本官責罰以被不識姓名十二人奪犯將伊等捆綁等情捏報均屬不合賀國勳趙深富張寬李茂亦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分別旗民鞭責折責發落馮得仲年已七十馮之貴年僅十五均照律收贖兵丁戴萬和賊犯王老三馬老五蕭老十馮四兒等供稱親老丁單之處王老三情節較重應不准留養其餘

各犯應令順天府查明取結核辦韓二僅止寄買
尹同木植一次且尹同一犯係由韓二供明獲案
應免置議餘屬無干概行省釋自嘉慶二十一年
以後所有在大黃崖口楊老石塘小黃崖口三處
各該班外委兵丁應令馬蘭鎮總兵查明解交直
隸總督按照各犯名下所得賍錢照追入官案內
奪犯一夥逸犯張禮王小敬等拒捕一夥逸犯馬
萬金等並窩主王小發竊賊王進忠等及不識姓
名各竊賊應令順天府直隸總督馬蘭鎮總兵衙
門一體飭緝務獲究辦王老三奪獲鳥鎗一桿應

令馬蘭鎮總兵查起還官起獲馮得祥劉傑木植
應令順天府變價送部入官自嘉慶二十一年以
後所有歷任馬蘭鎮總兵及失察之文武各地方
官應請
旨交部查取職名分別嚴議議處謹會同都察院大理
寺謹
奏
道光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刑部奏審明盜砍風水山樹各犯分別定擬一摺
此案已革外委李貴陳連二犯私伐紅椿以內樹株

本應照律斬決惟念所伐樹株究係回乾例得伐除
該犯等祇於未經報明擅伐尚可稍從末減李貴陳
連俱著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王豪因伊子王九孔
解放致另夥賊犯張禮亦得脫逃著依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已革外委鄧有貴等以典守汎弁竟敢得贓
包庇至七八年之久被竊樹株至一萬五千餘株之
多實屬目無法紀而鄧有貴一犯首先縱賊情節尤
重著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周恒李芝懋梁行成賀國
清俱著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尹同以包衣旗人明知
賊犯盜賣禁地樹株輒敢寄留變賣情殊可惡著即

銷除旗檔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到配加枷號兩箇月
以示懲儆餘俱照所擬分別辦理至歷任馬蘭鎮總
兵稽察防範是其專責慶惠在任最久漫無覺察負
恩溺職其咎甚重著先行摘去頂戴交部嚴加議處
即來京聽候部議徐錕前任古北口提督均係其任
內之事著交部嚴加議處前任總兵恩銘雖經失察
於前究因伊獲犯破案著交部議處提督楊芳到任
未久著交部察議其自嘉慶二十一年以後歷任之
直隸總督及失察之文武各地方官著吏兵二部查
取職名分別議處

道光二年五月十四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封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酌定條例恭摺具奏事內閣抄出道光二年五月初
五日奉
上諭安福等奏籌議量展青椿章程一摺向來青椿外
官山界內盜伐樹株例無治罪明文應如何妥議定
罪及弁兵疎防賄縱分別議處治罪之處俱著交該
部核議具奏欽此除武弁疎防處分應聽兵部定議
具奏外臣等查盜砍青椿以至紅椿以內樹木之

犯先於嘉慶五年纂定例凡盜砍紅椿白椿以內

樹株比照盜

大祀神御物例斬爲從者發近邊充軍如在青椿以內白

椿以外盜砍木植者爲首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

爲從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從重論其在白椿

以外青椿以內取土取石設窰燒炭放火燒山者

首犯擬斬立决爲從發近邊充軍如採樵枝葉者

毋庸禁止至九年十二月軍機大臣會同　臣部審

奏賛禮郎清安泰列款呈控盛住案內夾片聲明

刑部新舊例文不符欽奉

諭旨此條例文著大學士會同刑部悉心商酌分別禁限
之遠近以定罪名之輕重另行妥議具奏欽此時青椿
白椿內何處並無居民何處尚有田廬塋舍無由
知其確切節次奏請行查去後旋於十年十一月
十四日欽奉
諭旨據蘇楞額奏查明
西陵紅椿以外白椿以內居民田園塋地細數一摺並繪
圖開單進呈
陵寢重地風水攸關從前設立紅椿禁止樵採耕種其白
椿青椿本屬後來添設彼時白椿以內居民田廬塋地

並未遷易各循其舊至青椿去白椿遠在千里之外向只禁設窰燒炭而定例白椿以外青椿以內取石取土罪名甚重是此例與原辦章程本屬兩歧夫既有田畝即不能無耕種既有廬舍即不能無修築此時該處居民相安日久若將田廬撤出概行撥換事涉紛擾且尚有墳塋在內勢難併合遷移至於營汎房間尤為守護官兵巡邏棲息之所亦不便遠移界外所有紅椿以內應行禁止章程仍照定例辦理外其白椿以內及青椿以內地方應如何酌量示禁有犯應如何分別罪名準情定擬之處著原議大臣悉心會議具奏候朕定奪永

遠遵行欽此當經大學士會同　臣　部議定紅椿以內盜
砍樹株取土取石開窰燒炭放火燒山者比照盜
大祀神御物律斬奏請
定奪爲從者發近邊充軍若紅椿以外白椿以內除採
樵枝葉仍毋庸禁止并民間修理房塋取土刨坑
不及丈餘取用山上浮石長不及丈及砍取自種
私樹者一概不禁外其有盜砍官樹開山取石掘
土成濠開窰燒造放火燒山者卽照紅椿以內減
一等爲首問發近邊充軍從犯杖一百徒三年如
在白椿以外青椿以內有犯杖一百徒三年從犯

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計贓重於徒罪者加一
等奏請纂入例册至今遵行至盜砍青椿以外官
山樹株之犯其時雖未議有治罪明文有犯自應
卽照盜官物之例定擬第以
陵寢重地
風水攸關自應遵
旨嚴立科條庶足以昭愼重而示懲戒惟官山界址道
理亦有遠近不同應卽仿照白椿青椿舊制立定
界限俾愚民不敢悞犯再弁兵專司防守遇有賊
犯盜伐樹株疎於防範已屬咎無可辭倘敢受賄

故縱更屬目無法紀查律例內載有應捕人追捕
罪人而受財故縱者與囚同罪贓重者計贓以枉
法從重論又稱與同罪者至死減一等若受財故
縱與同罪者同科至死者絞其未經得財潛通信
息致罪人逃匿者如所縱之囚罪在軍流以下者
亦與囚同科若係斬絞外遣等罪將該犯減發極
邊烟瘴充軍等語是賄縱故縱均有治罪專條惟
散布各門人咸不能知悉亦應即於本條例內纂
修明顯庶該弁兵等益知警畏　臣等公同酌議應
請嗣後如在青椿以外官山界內有盜砍官樹開

山採石掘土成壕開窰燒造放火燒山者均照青
椿以內有犯杖一百徒三年罪上減一等杖九十
徒二年半從犯再減一等杖八十徒二年計贓重
於徒罪者加一等其砍取自種私樹及採樵枝葉
並取土取石者一概毋庸禁止仍照青椿以內均
不得逾丈如官山界址在二十里以外卽以二十
里爲限如在二十里以內卽以官山所止之處爲
限弁兵等受賄故縱者如賊犯罪應軍徒卽將該
弁兵等照與囚同罪律分別擬以軍徒贓重者計
贓以枉法從重論如賊犯罪應斬決者卽將該弁

兵等擬以絞決其未經得賄潛通信息致賊犯逃
避者如賊犯罪應軍徒即將該弁兵等與囚同科
若賊犯罪應斬決者即將該弁兵等擬發極邊烟
瘴充軍其止疎於防範者兵丁杖一百官弁交兵
部照例議處如此明定科條庶賊犯咸知警畏弁
兵人等不敢疎防而
陵寢重地益昭敬慎如蒙
俞允 臣部行文
陵寢衙門暨直隸總督一體遵照仍於下屆修例時纂入
例冊永遠遵行至青椿以外官山界內應如何照

所議里數定立界石之處請

旨飭下該管衙門妥爲議奏具奏遵行再本日臣等會

奏馮石頭等偷伐

東陵樹木一案其在青樁以外者請卽照所擬新例辦理

謹

奏

道光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旨刑部奏酌議風水重地青椿外官山界內盜伐樹株

及弁兵疎防賄縱罪名各條官山界址道里遠近不

同自應倣照白椿青椿舊制立定界限俾附近居民

不致再有誤犯至弁兵專司防守亦宜明定科條著照所議嗣後如在青樁以外官山界內有盜砍官樹開山採石掘土成濠開窰燒造放火燒山者均照青樁以內於犯滿徒罪上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從犯再減一等計贓重於徒罪者加一等其砍取自種私樹及採樵枝葉並取土取石者一概毋庸禁止仍照青樁以內計長不得逾丈如官山界址在二十里以外即以二十里爲限若在二十里以內即以官山所止之處爲限弁兵等受賄故縱者如賊犯罪應軍徒即將該弁兵等照與囚同罪律分別問擬贓重者

計贓以枉法從重論若賊犯罪應斬決即將該弁兵
等擬以絞決未經得贓潛通信息致賊犯逃避者賊
犯罪應軍徒即將該弁兵等與囚同科如賊犯罪應
斬決者將該弁兵等減發極邊烟瘴充軍僅止疎於
防範者兵丁杖一百官弁交部議處該部即行知
陵寢衙門暨直隸總督一體遵照並纂入則例永遠遵行
至青椿以外官山界內應如何照所議里數定立界
石之處著該管衙門妥議具奏
道光二年五月二十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崶及諸侍郎

奏為械鬭案多頂兇應嚴究主謀首禍之犯請
旨飭行擬議事竊查械鬭之案起於閩省漳泉二屬而
粵惠潮為尤甚近來江西湖南浙江廣西各省亦
間有致斃多命情近械鬭之案人命至重總在地
方大小官吏得其要領正以典刑務使兇狡者不
得逭誅無辜者免遭枉戮乃足以正邪止殺本年
閏三月初旬臣等閱畫各省稿件見廣東省咨到
人命案內有潮州府屬賄買頂兇旋即破案將頂
兇之人依例擬徒另緝正兇者共三十七件臣等
不勝駭異逐加查核各案大半皆火器竹銃傷人

而起衅之由則多因口角細故其犯案月日自嘉慶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不等內有一衅相因遇事尋衅先後致斃五命者又有分案咨部而係同縣同姓同一地保或兩月之間或三月之間屢次鬬毆致斃人命及三命不等者該省既經詢明頂兇屬實將現犯照例擬徒另緝正兇自係核實明刑之道惟現在報部頂兇之案數日之間至三十七件之多雖好勇健鬬風氣使然然人情樂生惡死若非串囑賄買何肯輕生頂兇若無主謀斂錢買兇之人又何以械鬬致斃多命之案輒紛紛甘心

到案頂認　臣　那彥成　臣　韓對前在該省督撫臬司
任內曾悉心訪察稍知該處情形緣惠潮一帶鄉
民每多聚族而居一姓自成村落每姓各立宗祠
置田歛穀其初原為祭先卹族起見迨醵金日漸
增多而奸徒遂生覬覦計圖分肥每遇鬬毆結訟
其一切費用及僱倩訟師賄買頂兇皆從宗祠公
項取用久而習染漸深人人效尤刁劣族長卽於
每年正月先在宗祠令族中貧弱之戶拈鬮排定
名次以備鬬毆頂兇此後卽假借細故先令爛崽
激成事端因而兩姓修備器械豫謀糾鬬其生齒

之爛崽踴躍爭先餘匪亦各持械對壘兩造致斃
人命數目不均從此怨恨愈深讐殺不已鬬畢之
後較量人數多寡有須抵償者卽令排定名次之
人挨次到官頂認生前予以厚貲死後亦有公攤
田地養其家屬一鄉均爲艷羡倘其不肯頂認甚
至父母不以爲子鄉里亦所不容其人自此亦蔑
無生理而主謀糾鬬之人卽於開銷各項內侵蝕
中飽遂其私肥之計地方官一聞械鬬命案慮於
失察處分百方規避又迫於例限不能不爲詳報
故將所報之案分作尋常鬬毆且詳頂兇之人因

得重賄甘認不辭案情既定徒殺無辜而械鬭之風仍然不戢臣那彥成於嘉慶十年總督任內曾經據實備敘前情奏請減失察處分不得諱飾械鬭務令核實嚴定主謀首禍之罪奉

旨飭交軍機大臣會同吏刑二部悉心妥議嗣經議請將閩粵兩省失察械鬭處分酌爲覺減如能拏獲在場首要各犯及從犯拏獲及半者即照強盜例免議其斂錢頂兇一節因定例內主謀及訟棍等犯各有專條議請嗣後如族長鄉約不能指出斂錢買兇之人即將該族長照共毆原謀例擬以杖流

仍按所殺人數每一名加一等加至實發黑龍江為奴鄉約於杖六十徒一年上每一名加一等加至杖一百徒三年奏准遵辦臣等檢查近年該二省稿案似械鬬而未聲明械鬬之案仍復不少現在廣東省三十餘案皆係賄買頂兇若承審官稍不細心推鞫遽定爰書則案無信讞獄盡成冤竇屬不成政體惟頂兇雖經詢明而各案內並無原謀料鬬之人顯係地方官於諱飾習氣仍未湔除將械鬬之案分作尋常命案辦理既據該省咨報到部臣等礙難顢頇率復且查械鬬之案如用刀

械互鬬其正兇不難互照傷痕審定若係火器對敵則相距既遠廣衆之中某人確係某人傷斃不惟兇犯不能指定卽起死者而問之亦不知為何人所斃此等承認火器斃命之犯大半多係頂兇而定例火器殺人照故殺擬斬秋審入情實輒較刀械加嚴一概論以駢首其中寧不無冤抑似當量予從寬其案內主謀首禍之罪實浮於下手斃命之人在彼只顧謀沾微利而不卹蹧衆戕生到官又不辨眞偽因護處分而問成實抵是愚民之命半死於奸徒半死於庸吏民命至重伊於胡底

且主謀之人既能惑衆鬭狠將來倡邪滋事即在此輩尤不可不防其漸總應嚴辦主謀稍寛從犯庶足以杜根株而消萌糵乃自嘉慶十年將族長鄉約議立專條從該地方官間有將族長加等擬發之案近年案件並未將族長鄉保敘及此次咨到項兇各案內湖陽縣四案原文內俱稱地保病故可見該地方官於議定章程仍視爲具文而分案詳報則仍不免規避處分化大爲小之獘此所以項兇之案愈多而械鬭之風益熾臣等公同再四商酌必當先尋根於蔓草抽薪於沸湯而後犯

法者始知懲創又必嚴於首禍之人使附和者無
所適從方為正辦惟因地制宜隨時示懲 臣 部於
各省情形未便懸揣定擬相應請
旨飭下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浙江各督撫將各該
省近年有無械鬬並械鬬情形確切查明其致斃
多命審有兇犯之首禍原謀應按人數及致死命
數作何分別加重治罪執持火器刀械下手之犯
如何分別稍予從寬及地方官如何申明禁令將
斂錢聚衆之人如何留心查察立行嚴究不致再
釀重案總之民命至重官員處分為輕萬不可諱

飭械鬬務期按照實在情形明立勸懲確照憲典

詳悉妥議章程具奏俟各該督撫議奏到日 臣等

再行酌核恭請

指示實力遵辦總期法不濫施事有實效以仰副

聖主戢暴安良之至意謹

奏

再廣東省現在咨到之頂兇三十七案既恐係將

械鬬之案分案辦理 臣 部不能不駁令覆審並令

嚴究主謀之犯惟因此往返駁審若轉將早獲犯

證逮繫多人久淹囹圄是因慎重人命反致累及

無辜更非矜恤之道應行令該督撫於接到部文後即行嚴飭該府縣速即嚴拏主謀及下手兇犯其應行擬結及省釋各犯證即先行分別妥爲辦理勿得久留案牘再查各案內有謝阿㕭等一案係致斃三命又謝阿桶一案係致斃五命現在所獲之犯審係頂兇而謝阿㕭等案內先經拏獲謝阿文等二犯均審認正兇經該省已擬結具題業經臣部照擬題覆謝阿桶等案內先經拏獲謝紹嵘一犯亦審係正兇經該省擬結具題臣部核擬尚未題覆現在同案之犯既經另飭審辦其先經

解結之犯亦應俟究出主謀之人再行妥為定擬除業經題覆之案應令該撫隨案再行覆審其尚未題覆之案容臣等於題覆本內隨案聲明具題

請

旨

奏

道光二年五月二十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公均元尚書韓公崶及諸侍郎

奏為家人謀娶伊主孀居小功姪媳致令忿激自盡職官知情不首會同審明分別定擬具奏事據步軍統領衙門咨報現任刑部司庫札隆阿小功堂

姪已故馬甲恩特赫之妻官圖氏在母家自縊身死一案當經刑部司員帶領仵作穩婆親詣屍所驗明官圖氏實係無傷自縊身死據屍母圖裔氏屍胞兄富明阿屍堂兄富森布供出官圖氏未死之前有札隆阿家人盧虎兒之母盧王氏帶同次女金盧氏前往伊家爲官圖氏放定等情隨先後提傳盧王氏盧虎兒金盧氏札隆阿并札隆阿之妾盧氏等到案詳加鞫訊緣盧虎兒係宛平縣人於嘉慶六年隨同伊母盧王氏典給刑部司庫札隆阿家服役十一年間札隆阿將盧王氏長女盧

氏收納爲妾盧王氏等仍在札隆阿家服役札隆
阿有小功堂姪恩特赫充當馬甲與札隆阿同住
二十年恩特赫聘娶圖氏爲妻二十四年六月恩
特赫病故遺有一子圖氏自守節撫孤因翁姑早
故與札隆阿同居之叔祖母富氏相依度日本年
年三月間盧虎兒因見圖氏孀居起意謀娶爲妻
並因伊妹盧氏係札隆阿之妾可以商謀成事隨
向盧氏商量盧氏當以圖氏係主人姪媳如何娶
得圖氏又豈肯嫁與家人之言向阻盧虎兒因見
盧氏不允復起意用言哄騙隨揑稱已與圖氏有

姦盧氏當稱圖氏並無改嫁之意只好先向探說
並聲言在札隆阿家斷乎不可須俟圖氏回母家
後再去商辦盧虎兒又再三央懇盧氏代為設法
盧氏應允盧虎兒復囑令盧氏不必將愿娶之言
與圖氏道破盧虎兒旋見圖氏在廚房洗碗即向
拉袖調姦被圖氏呵斥而止嗣盧氏即乘間向圖
氏誘說家貧子幼孀守無益不如且回母家找尋
好親事改嫁可以免得受苦圖氏始猶未允盧氏
即屢次委婉向勸並稱如肯出去當代為轉託伊
妹金盧氏訪尋好人家前往說媒圖氏因迫誘難

堪無奈允回母家盧氏隨私向札隆阿告知圖氏
與盧虎兒不大淸楚如今圖氏願嫁盧虎兒願娶
不如分圖氏出去爲是札隆阿遽信爲實閏三月
初九日圖氏告知札隆阿欲回母家札隆阿即遣
人通知圖商氏令其往接圖商氏因病未往十八
日札隆阿復親赴圖商氏家將圖氏不願守節情
由向圖商氏告知促令往接二十日圖商氏即至
札隆阿家將圖氏接回圖商氏屢次詢問圖氏何
以不在夫家守節欲回母家圖氏答稱此中委曲
一言難盡圖商氏再三追詰圖氏惟有哭泣二十

八日盧虎兒挽伊次妹金盧氏同盧王氏至圖商氏家放定金盧氏托詞有內務府旗人李姓因娶故欲思續娶特來代圖氏作媒將首飾匣一個放下同伊母盧王氏走回圖商氏因不知李姓究係何等人家憶及盧王氏向在札隆阿家服役札隆阿定知底細隨於四月初六日帶同伊子富明阿堂姪富森布向札隆阿詢問札隆阿以代爲查詢之言向圖商氏等搪塞圖商氏等走後札隆阿即將盧虎兒等攆逐初十日圖商氏復令富森布找尋札隆阿討信札隆阿卽將盧王氏前往圖商氏

家係代盧虎兒放定伊已將盧虎兒攆出情由向

告富森布歸向圖商氏告知圖氏聞知始向圖商

氏哭稱在夫家時盧氏屢以家貧子幼孀守無益

之言慫令改嫁那時若不依允又恐觸怒盧氏日

後必致受氣是以只得且回母家不料伊等竟係

做成圈套代虎兒謀娶虎兒係札隆阿家人焉肯

爲伊妻室惟有一死以全名節圖商氏復以圖氏

既肯出來未必有如此心胸之言相激詎圖氏即

於是夜乘圖商氏睡熟投繯殞命富明阿赴官廳

喊稟轉報步軍統領衙門咨報臣部驗明屍身審

恐前情　臣　等以札隆阿身任職官既知家人盧虎兒謀娶該員姪媳圖氏並不卽將盧虎兒等首送反令圖氏母家將圖氏接回誠恐該員有逼嫁孀婦致令自盡情事隨向札隆阿反覆究詰據札隆阿供稱本年三月內盧氏向我說圖氏盧虎兒不大清楚現在盧虎兒欲娶圖氏那時我因事涉曖昧有關顏面是以未卽將盧虎兒送官究辦後來圖氏向我告知欲回母家我纔通知圖爾氏將圖氏接去並非邀名將其遣歸至盧氏如何向圖氏勸誘之處我實不知情總由我聽了盧氏先入之

言未能詳察虛實只求參處復訊據屍母圖爾氏

供稱圖氏未死以前只說過盧氏屢令改嫁並未

言及札隆阿有逼嫁之事詰之盧虎兒亦堅稱伊

與圖氏有姦之言原係圖娶圖氏揑詞向盧氏等

哄騙其實並無其事各等語再四研詰矢口不移

案無遁飾自應即行分别按例擬結查此案盧虎

兒起意謀娶伊主札隆阿小功姪媳圖氏曾向調

姦被斥輒倚恃伊妹盧氏係札隆阿之妾即向盧

氏商量並因盧氏不允代說復揑稱伊與圖氏通

姦詭令盧氏屢次勸誘圖氏改嫁迫圖氏被盧氏

逼誘無奈允向母家經圖兩氏接回該犯即央求伊母並次妹金盧氏前往圖氏家揑稱代李姓放定以致圖氏忿激難堪投繯殞命查該犯誣揑姦情僅止向盧氏等告訴圖氏並未知悉惟盧氏等之勸誘媒合札隆阿之不行舉首皆由該犯調姦不遂而又誣姦所致是該犯以家奴賤役膽敢借誣姦之言爲謀娶之計以致圖氏忿激自盡未便因圖氏不知該犯有誣姦情事將該犯僅照平人用強求娶致令自盡例擬軍轉畧其誣姦致死之罪應即比例定擬盧虎兒除調姦輕罪不議外應

比照揑造姦贓款跡挾讐汚衊致被誣之人忿激
自盡者照誣告致死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盧
王氏盧氏金盧氏於盧虎兒謀娶家主孀居小功
姪媳不行阻止輒聽盧虎兒誣姦之言又未詳察
盧賀盧氏卽屢次逼誘圖氏改嫁追圖氏經母家
接回盧王氏金盧氏復前往放定致釀人命均屬
爲從盧王氏盧氏金盧氏均應於盧虎兒絞罪上
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女均照例收贖給
屬領回刑部司庫札隆阿訊無逼嫁孀居小功姪
媳情事惟既知家人盧虎兒欲娶該員孀居小功

姪媳圖氏爲妻輙因偏聽妄言並不詳察虛實又不將盧虎兒立時首送以致釀成人命家教不齊實屬昏謬應即請

旨革職官圖氏屍棺飭令札隆阿領回與伊夫恩特赫合葬餘屬無干概予省釋至官阿氏之允回母家由於盧氏等之逼誘事非得已迨一聞盧虎兒謀娶之言即脊志捐軀其節烈甚屬可嘉似仍應

旌表以維風化俟

命下之日移咨吏部禮部照例辦理謹

奏

道光二年五月二十日奉

旨札隆阿著革職餘依議

道光二年六月初四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崶及諸侍郎

奏為審擬具奏事准巡視西城御史奏送齊二致死

小官兒私埋一案奉

旨齊二于文牛容王多壽俱著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欽此旋據該城將齊二等解送到部當即究明齊

二毆死小官兒私埋及容留逃出太監王多壽屬

實並詢出齊二向與閻本立等在西山煤窰處所

合夥開設鍋伙僱倩梅一兒等分路誆誘貧民送至山上閉置鍋伙煤場之內勒令拉煤受苦肆行凌辱等情臣等以西山地近京畿乃齊二等膽敢開設誆人鍋伙殘害多命情節殊可駭異一面拘拏閻本立梅一兒到案將鍋伙誆人情形嚴行究詰一面派員前赴西山南坡地方小宫兒埋屍處所將屍起出以備蒸檢詎小宫兒埋屍之處有屍骨三軀各用蓆捆捲一處置放驗視三屍骨殖均有傷痕當詰據齊二供指一屍係伊致死之小宫兒一屍係閻本立致死之趙會等語隨訊據閻本

立供認伊曾主使伊堂弟閻三禿子等毆死趙會
屬實惟將屍撩棄山坡業被水冲無存並未與小
官兒之屍一處埋放復向齊二嚴加詰問與小官
兒一處埋藏之屍究係何人始據供明實係伊致
死之小義子屍身因素知閻本立有毆斃趙會之
事所以將小義子一屍假稱趙會屍身希圖抵賴
臣等以齊二閻本立等屢次斃命私埋肆無忌憚
恐小官兒等三命外尚有致斃人命情事且案內
各犯多係煤窰處所積慣匪類均難保無行兇不
法別情當將全案人證拘傳到案逐一研究復詢

出倘有致死傅黑兒一命私埋並究出閻三秃子倘有毆死辛二一命私埋各等情臣等隨飭西城副指揮押帶齊二等前赴西山指明傅黑兒辛二埋屍處所將兩屍起出並前經起出之小官兒小義子兩屍一併提集城外派員帶領吏仵前詣屍所逐一如法蒸檢檢得小官兒屍骨有他物傷十五處脚踢傷兩處小義子屍骨有火燒傷六處他物傷六處傅黑兒屍骨有火燒傷七處他物傷六處手足傷二處辛二屍骨有他物傷七處以上屍骨四軀均係生前被毆被燒受傷身死其趙甸一

屍旣据閻本立等供明棄失無存無從起檢隨集犯詢得滌齊二籍隸宛平在門頭溝居住嘉慶十七年間齊二與該處居住之內務府正黃旗破甲閻本立夥開鍋伙代各煤窰包攬拉煤閻本立出有本錢置造房屋棟墻齊二同伊妹夫魏三在內管事並伊姪齊青齊太幫同料理僱于文牛容在內挑水造飯傅成梅一兒在蘆溝橋及琉璃河一帶將遠方赴京傭趁之人向其誆稱西山有傭工處所工價甚多並不說明進窰拉煤將其誘至鍋伙內交與齊二收管傅成等每誆一人齊二給京

錢五六千不等齊二將誆來之人閉置棘墻之內以防逃走每日押赴窰廠勒令進窰拉煤其拉煤應得工錢以飯食昂價扣折每人拉煤一日除扣飯錢外並無餘剩齊二等將各煤窰所出工錢俱藉飯錢尅扣分用其自開鍋伙多年以來每一兒傅成等陸續誆來之人該犯等不能全記姓名齊二魏三因拉煤之人懶惰或捆縛毆打或用火薰燒其曾經受傷未死者並無確數至鍋伙內有患病未死之人該犯等往往擡棄野外其患病者是否押扎他往抑或在野凍餓身死該犯等亦不過

問二十一年梅一兒將直隸人小官兒一名誆誘
送至齊二鍋伙二十二年傅成將山西人小義子
涿州人傅黑兒二名誆至齊二鍋伙均被齊二勒
令進窰拉煤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小官兒因
力弱拉煤無多齊二嗔其不肯出力詈罵小官兒
分辯齊二用水泡麤麻繩毆傷其左胳膊右手腕
連肐肘並用腳踢其左肋腰眼近下小官兒躺地
哭喊齊二復用繩毆其左右肩腿上左右肋左臉
右眉右額角並顖門左右頂心左右項頸等處拉
至空房關閉至次日因傷殞命齊二當令于文牛

容用肅將屍捲起擡赴山崖內用石蓋壓至十一
月二十日小義子因病欲行歇工當向魏三告假
魏三不允詈其躲懶小義子坐院不動魏三生氣
用木棍疊毆其左右肋兩胳膊兩手脊背小義子
因受傷癱卧不能負苦至二十二日齊二見其癱
卧生氣將其拉至院內點取火把燒其臉上兩下
令其卽刻進窰拉煤小義子在地滾轉聲言卽將
伊致死亦不能拉煤並言日後逃出鍋伙定行控
告齊二二因其不肯負苦復稱欲控心生忿恨起意
將其致死隨令齊青將其兩手背捆將頭按在地

上齊二復取火把燃燒致燒傷其頂心顋門額顱左太陽小義子逾時殞命是夜令齊青用蓆捲屍同在逃之王與擡出與小官兒之屍放置一處至二十四年四月間閻本立與齊二分夥將本錢撤去齊二仍將鍋伙照舊開設十二月不記日期傅黑兒因工作辛苦難受思念父母跪地哀求齊二放其回家齊二不依傅黑兒啼哭不休齊二與齊青將其兩手背捆齊二先用拳毆其腦後並脚踢其腰眼近下復取木棍毆其腿上胳膊左右肋傅黑兒聲言情願一死不願拉煤受苦齊二隨取火

把燒其頭上臉上傳黑兒在地亂滾齊二按其兩
腿齊青按其頭顱將火把一根插入其脊背捆繩
之內燃燒火把燒完方各釋手傳黑兒頭臉並脊
背等處被燒起泡潰爛越三日殞命齊二仍令齊
青陳淋攛赴山崖放置以上致死各命齊二於致
死小官兒小義子時閻本立並未在場至燒傷傳
黑兒身死時閻本立並不知情道光元年五月間
有太監王多壽從
內逃出經傳成誘至齊二鍋伙進窯拉煤嗣被破係
屬太監隨留於鍋伙內服役本年三月于文因向

齊二討要工錢不給赴西城坊喊告並供出齊二
毆死小官兒伊曾擡埋之事經該坊派役查拏齊
二其鍋伙內閉置拉煤之人三十餘名當即乘勢
四散將齊二等並王多壽拏獲送部詢悉前情並
嚴詰齊二毆死小官兒傅黑兒二命實係無心致
死其小義子一命先被魏三毆打傷不致死實係
齊二有心欲殺將其燒斃閻本立自二十四年四
月與齊二分夥以後自行開採煤窰即在窰廠管
事復另開鍋伙令伊堂弟閻三禿子管理並僱倘
入李六出外誆人亦有時在鍋伙內幫同料理所

有鍋伙內各情形與齊二鍋伙大畧相同其誆來之人即專在閻本立窯內拉煤每日早晨閻三秃子等將拉煤之人從鍋伙押赴進窯伊即在窯廠代爲照料至晚仍將人帶回鍋伙是年八月尚八李六先後將延慶州人辛二承德府人趙會誆至鍋伙拉煤十一月二十五日辛二不願進窯拉煤閻三秃子即令尚八李六將辛二按倒取麤麻繩毆其兩臂兩腿左脚踝數下辛二轉身抨扎復毆其胸膛偏左數下辛二越五日殞命閻三秃子買棺裝殮同尚八賈三擡放山坡十二月二十六日

趙會進窰拉煤於窰內裂壞之處挖煤拉出以圖
近便閻本立查知因窰內裂壞處向不許挖煤恐
石塊坍塌有礙拉煤當向趙會詈駡趙會分辯閻
本立喝令閻三禿子尙八賈三等將趙會用木棍
毆打尙八賈三隨將趙會毆倒閻三禿子取木棍
毆其臀腿十餘下復將其腰眼脊背一併毆傷至
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夜因傷殞命閻三禿子令
尙八賈三將屍擡棄山坡於次早向閻本立告述
是年五月間閻三禿子因鍋伙不甚獲利隨將關閉
不開本年三月間齊二一犯案到部因素知閻本立

毆死趙曾之事輾轉供出當傳閻本立等到案審
訊並究出閻三禿子另有毆死辛二情事嚴詰該
犯等毆死趙曾實係閻本立主使毆打閻三禿子
聽從下手至閻三禿子毆死辛二閻本立並未在
場屬實并僉供趙曾屍身擡棄山坡被水衝去無
從尋找其齊二致死之小官兒小義子傅黑兒并
閻三禿子致死之辛二據各犯所供毆傷燒傷部
位與蒸檢傷痕均屬相符究詰不移案無遁飾查
齊二開設鍋伙誆誘行人閉置棘牆之內勒令赴
窰拉煤將工錢借飯食昂價剋扣入已復將逃出

太監誘至鍋伙服役已屬不法該犯因誆來之小官兒小義子傳黑兒不肯出力拉煤將小官兒傳黑兒先後毆傷燒傷斃命訊係無心致死將小義子慘燒致死係有心殺害査毆死非一家三命罪應絞決故殺一命罪應斬候𢚩二於致死三命之内又故殺一命自未便僅照毆死非一家三命例擬以絞決亦未便僅照故殺一命律擬以斬候𢚩二丁犯應擬斬立決雖事犯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恩詔以前不准援免應請

旨即行正法該犯開設鍋伙多年誆誘無辜肆行殘害
積惡日久應將該犯首級梟示西山門頭溝地方
以抒衆憤而昭炯戒時值盛暑照例於秋後行刑
閻本立開採煤窰後另開鍋伙因誆來之趙會於
窰內裂壞處圖便挖取該犯恐致窰頂坍塌有礙
拉煤向趙會嚷罵因其分辯喝令伊堂弟閻三秃
子將其毆打閻三秃子隨用木棍毆傷其臂腿脊
背等處越十五日因傷身死查已死趙會並未與
該犯等彼此相毆應照威力制縛致死律科斷詢
係閻本立主使毆打自應以該犯擬抵閻本立合

依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以主使之人

爲首律擬絞監候閻三禿子代閻本立管理鍋伙

因誆來之辛二不願進窑拉煤令尚八等將其撳

按該犯用麻繩將其毆傷身死閻三禿子除毆死

趙會聽從下手減爲首一等律止擬流輕罪不議

外閻三禿子亦合依威力制縛人致死擬絞律擬

絞監候該犯等事犯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

七日

恩詔以前閻本立閻三禿子等毆斃人命均非有心致

死按 臣 部辦理

赦欵章程案非謀故殺人應准免其死罪惟閻本立開
設誆人鍋伙殘害人命較尋常兇惡棍徒情罪尤
重閻本立一犯應照兇惡棍徒軍罪上從重改發
新疆給官兵為奴以示懲儆閻三禿子代閻本立
管理鍋伙誆誘良民應與夥同齊二開設鍋伙之
魏三均照兇惡棍徒擾害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
軍至配折責安置齊青幫同料理鍋伙閉擱誆來
之人尚八李六屢次誆誘良民送至鍋伙均屬濟
惡自應酌減問擬齊青除聽從擡埋罪止徒一年
李六尚八除幫同擡案罪止擬杖各輕罪不議外

尙八於閻三秃子毆死人命聽從擡埋棄屍按律
罪應滿徒照兇惡棍徒量減問擬亦罪應滿徒應
從一科斷齊青李六尙八均應照棍徒擾害例量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于文牛容係受僱齊二鍋
伙內造飯其於齊二毆死小宮兒時聽從擡埋應
照律問擬于文牛容均應照聽從擡埋律杖六十
徒一年該犯等恭逢
恩詔尙八李六于文牛容應均准援免後再犯法加一
等治罪魏三齊青二犯其開設鍋伙及誆誘良民
情事自二十五年以前至本年並未停止係在

赦後犯法毋庸議免代齊二詎人之傅成梅一兒二犯亦應照兇惡棍徒例量減一等問擬傅成現據宛平縣詳稱該犯另有毆死人命之案應將該犯交宛平縣歸案審詢梅一兒在臣部亦供有謀殺人命之事容再詳細詢究如果謀命案確應歸彼案從重科擬具奏太監王多壽於脫逃時尚無偷竊不法別情交內務府詢明辦理在逃之王與貴三獲日另結無干省釋小官兒等骨殖飭令該縣深埋標記失察匿報之地方官應交吏部照例議處

謹

奏

道光二年六月初四日奉

旨齊二著處斬梟示仍照六月停刑之例於七月初一

日後行刑餘依議

道光二年六月初四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封及諸侍郎

奏爲酌議辦理煤窰鍋伙章程奏明請

旨事臣等審辦西山煤窰命案究出齊二等開設鍋伙

誆誘良民殘斃多命迥出情理之外因思煤窰鍋

伙積弊已久亟宜設法清釐明昭禁令前經順天

府議奏章程四條臣等詳加查核似尚未能詳盡且事關懲奸鋤暴不得不立定科條今臣等公同商酌就現在各犯供出實在情形酌擬四條繕呈

御覽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查明西山一帶於順天府所管境外共有煤窰若干處有無關門進夏鍋伙似此情形或竟至有甚於此者自行派委賢能之員前往查勘確切情形斟酌妥辦仍請將臣等所奏情形

飭下順天府府尹查看是否可行總期煤價不至昂貴有礙民用而開設煤窰鍋伙之人不敢仍前不法

致釀多命伏候

訓示遵行

一關門連夏鍋伙宜嚴其例禁也查各煤窰開設鍋伙原爲各項工作之人早晚食息之所西山一帶煤窰鍋伙每處自二三十人至三四十人不等而有開門關門連夏不連夏之分其開門不連夏鍋伙每年七月以後按照公平時價僱人工作或拉煤或淘水一交次年五月約計京城內外各煤廠煤鋪俱已存積足供五六七月之用卽行散工以避盛暑煤毒是謂開門鍋伙

又謂之不連夏鍋伙至關門連夏鍋伙則係就地搭蓋矮屋數間周圍築起高墻遍插棘茨只留小門以通出入如遇尋工負苦之人誆入鍋伙逼勒進窰工作出窰後即關閉棘墻之內防其逃走並在鍋伙內開擺小菜菸酒店等項貨攤任意昂其價值每遇工作入買用即將應付工價遞扣新陳拖累歲異盛者不得脫身是謂關門鍋伙又謂連夏鍋伙一經誆入即同黑獄不惟陷害良民且恐兇徒逃犯藉此潛跡藏身其流弊更甚應請嗣後西山一帶除關門不連

夏鍋伙係公平僱覓工作仍准開設外其關門
連夏鍋伙應嚴行查禁將所設棘墻全行拆毀
如仍違禁開設即照廣東福建民人圖財關禁
勒贖例以兇惡棍徒論分別首從究辦窩戶如
情縱令開設即照藏匿罪人律治罪致斃人死
者按例嚴行究擬庶赴簽工作人等得以自便
而開設鍋伙者咸知儆畏矣
一鍋伙內擅棄病人應嚴行禁止也順天府條奏
內議請爲工作病故之人置立義田以爲掩骼
埋胔之所原屬善舉惟行惠政於其人已故之

後不若立法制於其人未死之先查各鍋伙內所僱工作之人向來多係誆誘入夥並不問明來歷遇有患病之人輒行擡出丟棄以致凍餓畢命甚至毆打垂斃擡棄以致多被大獸殘食殊爲殘慘應請嗣後鍋伙內僱有工作之人卽向該縣報明籍貫來歷及親屬確係何人遇有疾病卽送交親屬或寄知親屬領回如果實係孤貧無依卽責令本鍋伙爲之醫藥調養死後報官驗明買棺埋葬仍令該管官嚴行稽查並出示曉諭倘各鍋廠仍有將患病之人擡棄及

病故不及報官者一經查出即追究係由某家擡棄某家匿報比照夫匠在工役之所有病官司不給醫藥救療及地界內有死人不申報官司輒移他處律分別懲辦毋得概與無名男子倒斃之案一例辦理

一新移駐縣丞宜定立勸懲章程以收實效也據順天府奏准將厤各莊縣丞移駐門頭村自應責令彈壓稽查惟玩事者不嚴定處分勤職者不優加獎敘仍恐積久生懈有名無實且恐不肖之員得受煤窑規禮故行疎縱查州縣所管

地方較濶事務較繁耳目或難周徧至門頭村新駐縣丞管理煤窰是其專責稽查較易應請嗣後門頭村縣丞缺出務令該上司將平日操守廉潔辦事明察之員遴選補授如有失察煤窰開設闗門進夏鍋伙及致斃人命並將病故之人私埋匿報等案即加等議處受財故縱者按枉法贓及故出入罪定擬若果該縣丞潔己奉公克勤克慎能將煤窰情弊漸次剔除三四年內不生事端即由順天府查明斟酌分別奬勵如此懲勸兼施庶該員既知儆畏亦知鼓勵

可期勉盡職守再文員已移駐營汛弁兵亦應酌量移撥庶法制相維巡察愈臻周密又宛平縣所屬煤窰既經定立章程而西山袤延一千數百餘里直隸所屬地方在在皆有煤窰均應一併行令直隸總督順天府亦卽轉委該管文武確查議擬章程奏明遵辦

一開設鍋伙宜官為給票工作人等宜繕造牌冊以資稽核也查開設煤窰之人均係在順天府呈明始准開採其出名之人謂之包窰惟開設鍋伙者係代煤窰攬僱工人向來自行赴窰承

攬官司無從查察以致滋事犯案者推諉避匿難於追詰至鍋伙工作之人雖係外來游民然既赴窰受僱傭工必非來往無常暫行居住若將姓名籍貫親屬據爲確切登記互相聯絡則無事時易於稽查有事時難於掩飾　臣　等公同悉心酌議似宜仿照保甲成例變通行之現在門頭村既專設縣丞即可就煤窰之遠近編聯查察應請

飭下順天府轉飭該縣丞令開設鍋伙之人隨同窰戶各自出名具報由該縣丞牒報宛平縣發給印

票仍擇窰戶鍋伙內謹厚并屭識字義者數人
作爲牌頭甲長先將各鍋伙招集工作人等姓
名年貌籍貫及其親屬名氏詳註牌册牌懸於
戶册存於官每月循還稽察一遇人命事故即
著落該牌頭甲長隨同窰戶及開設鍋伙之人
就近赴縣丞處呈報由該縣丞申報宛平縣親
往相驗匿報者查出一併治罪該縣丞仍將各
鍋伙有無事故每月通報宛平縣及順天府一
次如此立定章程庶各鍋伙內遇有事故官司
即可指名查拏而代爲隱飾者知有連坐之條

可期互相警覺不敢自干罪戾矣

以上四條如果可行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遵照辦理並請纂入臣部例

册永遠遵行謹

奏

道光二年六月初四日奉

旨刑部奏酌議煤窰鍋伙章程著直隸總督派員前赴

西山一帶查勘共有煤窰若干處有無闗門連夏鍋

伙嚴申例禁妥爲辦理並著順天府府尹查看該部

所議四條是否有益可行據實具奏

容安謹案此奏旋據順天府尹照議奏准通行
道光二年六月初八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封
奏為武弁拏獲形迹可疑人犯率加刑訊致令帶傷
殞命現訊供情狡展請
旨解任質審事據步軍統領衙門咨送右營守備齊懷
忠呈報宗室安秀家人張泳祥偷竊衣物被獲旋
即病故一案經 臣 部以張泳祥甫經被獲何以即
因患病身死且並無屍屬到案該犯行竊是否屬
實看役人等有無凌虐別情均應詳悉究辦隨將

該汛千總朱得祿外委牛瑞隆捕役張興張福兵丁趙泳安陳世康該宗室看墳人吳氏仵作劉成等先後查傳并起獲該守備衙門木扛五根到部提訊各犯供多游移迭經反覆開導始據千總朱得祿等供稱張泳祥係宗室安秀家人隨伊主在彰儀門外關廂墳房居住閏三月二十六日亮鐘時伊主母令其背送衣服進城因城門未開在門外等候有西便汛馬兵趙泳安見其形迹可疑拏獲盤問並無偷竊情事該汛兵嚴振等即用木扛壓軋一次旋經廣寧汛守備齊懷忠等聞知往查

因宗室安秀係在伊所管地面被竊轉懇給其帶
回廣寧汛審訊張泳祥仍不承認偷竊該守備等
復用木扛䟢軋張泳祥鬧口吐白沫不能言語當
經鬆放躺地至傍晚時身死該守備等復用京錢
一百五十千向該宗室賄和並用京錢二十五吊
賄囑該城吏作匿報傷痕等語質之該汛兵陳世
康供亦相同唯於賄囑宗室一節旋認旋翻不肯
指實傳訊該守備齊懷忠則堅稱並無其事查閱
該城相驗屍格僅稱無傷因病身死亦與各犯供
詞不符臣等以案關官弁濫刑釀命行賄串和俱

應嚴切根究隨將該千總朱得祿外委牛瑞隆咨
部斥革一面添派司員督飭嚴吏研詰據朱得祿
供我係已革右營廣寗汛千總閏三月二十六日
本汛外委牛瑞隆向我說聽聞西便汛拏獲賊犯
一名張泳祥係在我們地面行竊恐有疎防處分
不如向他們要來辦理我囘明守備齊懷忠派牛
瑞隆帶同馬兵趙文治捕役張興張福將張泳祥
帶來我與齊懷忠牛瑞隆同向訊問張泳祥供說
衣服是他主母交他送進內城給他主母兒媳的
齊懷忠說是狡賴叫捕役李福拏出扛子兵丁陳

世廉揪住髮辮捕役張興張福將扛子擱在張泳祥腿肚上蹤軋不多一會張泳祥口吐白沫不能言語我們將他放鬆在地上躺臥我隨往地面查辦別的差事傍晚回汛張泳祥業已身死齊懷忠向我說已令牛瑞隆向安秀說明給他錢文要他補寫報稱是子了事并要我挪借錢文我未經借得齊懷忠說他先措出將來攤扣歸還隨取出錢票七張共錢一百五十千同我交給牛瑞隆與陳世廉前往轉給安秀齊懷忠又因捕役馬成與南城仵作刑書們熟識令我到紀得泳眼局內借得

京錢二十五吊交給馬成於相驗時打點到二十八日南城指揮相驗仵作喝報張泳祥委係因病身死我們又叫宗室寫了無事甘結詳報到部的訊據牛瑞陞亦稱我與宗室安秀街鄰熟識那日張泳祥在我們守備衙門身死安秀聽聞往看就說他家人張泳祥所穿衣服是他家交給送進城去的並非偷竊如何就將他致死且等相驗時再說大家見他不依齊懷忠因我與他素好隨叫我同陳世康說合了事我們再四求他並許給京錢一百吊他嫌少我們又添給五十吊他纔應允後

來齊懷忠與朱得祿將一百五十吊的錢票交給我同陳世廉在同街王三茶館後身轉給安秀收去的餘供與朱得祿供同又據吳氏供我係宛平縣民人吳宗耀之妻吳宗耀外出傭工我向受僱給宗室安秀家看墳同主人在墳房居住少主人同少主母分住內城閏三月二十三日有街鄰王三借我少主母的衣服穿用隨後送交主母收下二十五日夜間主母將衣服交家人張泳祥叫他於次日一早送進城去我是知道的二十六日亮鐘時主母叫我起來關門並說張泳祥已起身進

城的話我將門關上進房睡臥又據仵作劉成供
閏三月二十八日我同南城指揮相驗張泳祥屍
身時有我素好之捕役馬成約我到茶館說他們
守備衙門曾軋過張泳祥的扛子如今托他送給
我京錢五吊叫我將傷痕含混我應允後來當場
相驗我見張泳祥眼瞪口開腿肚上有木扛軋傷
痕迹我因受賄囑只報稱係因病身死具有甘結
其實係帶病受扛子軋傷身死的情願以具甘結
各等語核與張興張福趙泳安等各供均尚符合
惟兵丁陳世廉於牛瑞隆許給安秀錢文一節忽

認忽翻質之守備齊懷忠則稱這木扛是我衙門
向來用的閏三月二十六日西便兆拏有贼犯張
泳祥聽聞係我們地面失事我們隨向他門要來
想作爲我們拏獲冀免疎防處分不意張泳祥帶
有病症經捕役張興等押到衙門後旋即因病身
死至無事甘結是牛瑞隆起意向安秀要來的等
語臣等以該守備衙門存用並無印烙木棍又將
別衙門拏獲人犯輒行帶回擅訊圖免疎防處分
已干律禁且張泳祥係伊主母令其背送衣服進
城並非偷竊業據伊同主看墳人吳氏供明並據

牛瑞隆供稱張泳祥於軋扛後身死該宗室前往查看亦曾聲稱伊家令張泳祥送衣進城何以輒將伊致死旋因齊懷忠等行賄說合該宗室及刑件人等亦即扶同隱匿等語核與宋得祿張興張福劉成等各供脗合是齊懷忠始則不查明確輒將無辜違例用刑繼復懼轉賄求希冀消弭而安秀於伊家人受傷身死後得賄私和出具無事甘結張泳祥若果實係賊犯何須出結若並非賊犯更不應出結如非得賄私和實無此情理安秀係屬宗室現尚未經

宗人府傳案質訊齊懷忠持符按展經衆兵質訊之

下堅不吐實相應奏明請

旨將右營守備齊懷忠暫行解任以便提集案內人證

會同

宗人府傳到安秀三面究質務得確情按例定擬請

奏

道光二年六月初八日奉

旨齊懷忠著暫行解任質訊並著都察院順天府會同

將張泳祥屍身無傷有傷及傷有若干處檢驗明確

據實具奏

容安謹案此案未結　先公奉

命出署陝西巡撫

道光二年六月十二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葑及諸侍郎

奏為遵

旨核議具奏事內閣抄出兩江總督孫玉庭等奏拏獲

私梟拒捕各犯請明定擬一摺道光二年五月初

一日奉

上諭孫玉庭等奏拏獲販私拒捕梟犯會同審擬一摺

著刑部核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

據兩江總督孫玉庭等奏稱竊廬陵縣地方私梟
拒捕致傷巡鹽線目郭錫章身死一案遵即嚴飭
緝拏旋據清江等縣拏獲彭阿二一犯提省究出
此案係蕭蘇州碗等放鎗拒捕 臣毓岱隨添委會
督查拘嗣據該委員等會同各縣營陸續拏獲梟
犯蕭蘇州碗劉貴春王明九溫雙狗仔王滿牯子
王賤隴仔王青覩七名稟解來省飭府審擬由司
審解前來會督研訊緣蕭蘇州碗等均籍隸信豐
縣蕭蘇州碗傭工度日劉貴春與王明九溫雙狗
仔合夥買船交劉貴春等撐駕載私分利餘俱傭

船生理道光元年十月十六日蕭蘇州碗在贛縣
地方見該處粵鹽價賤起意販賣漁利卽向不知
姓名担上買鹽十六担每担計鹽一百觔將有在
逃之邱觀泰劉長二仔王老四亦在該處買得鹽
觔與蕭蘇州碗同僱劉春貴等船隻載往行銷淮
鹽之吉安一帶售賣每担議給船錢一百五十文
劉貴春亦買鹽十六担一併裝載劉長二仔因有
事未經同行將鹽交蕭蘇州碗代賣蕭蘇州碗恐
被查拏因先買有鳥鎗二杆並買得火藥砂子攜
帶防備隨卽開行維時王滿牯子在信豐買得私

鹽三千觔又攬載逸犯王號子等私鹽王賤隴子
分船裝載王青覲攬載逸犯溫德勝等私鹽與蕭
蘇州碗等並同時載運私鹽之逸犯賴春圖王貴
幅等各船中途會遇同行二十三日二更時候行
抵廬陵縣河下經吉安營巡鹽線目郭錫章傅文
探知稟報營縣一面駕船往拏吉安營兵丁康勇
等與該縣鹽快謝先等聞知亦即乘船追拏王滿
牯子王賤隴子等船望見趕緊駕駛逃逸蕭蘇州
碗等四船落後郭錫章與康勇等駛船趕上攔拏
蕭蘇州碗見而情急起意拒捕即將所帶鳥鎗裝

入藥砂點放致砂子中傷郭錫章左肋並飄傷康勇右手背郭錫章受傷跌倒傅文郎取鐵鉤攔拏劉貴春在船梢搖櫓順取蕭蘇州碗鳥鎗點放嚇阻逸犯溫德勝亦帶有鳥鎗在王青觀船內點放巡船不能趕攏該犯等乘間駛逃兵役不及追拏蕭蘇州碗等逃至下游鑿沉船隻將鳥鎗等物撩棄河內上岸逃散王青觀等亦各將私鹽傾入河內棄船而逋郭錫章傷重旋即殞命經縣驗報奏參飭緝康勇旋即醫痊茲提犯研鞫據各供認前情不諱究詰不移案無遁飾將蕭蘇州碗擬斬監

候請

旨即行正法劉貴春等擬以遣軍徒杖具

奏前來查例載興販私鹽十人以下拒捕殺人不論

有無軍器爲首者斬監候又拒捕不曾傷人者爲

首杖一百流三千里又越境興販引鹽至三千觔

以上者問發附近充軍又販賣私鹽至三百觔以

上不將賣鹽人姓名供出者即將該犯於應得本

罪上加一等定擬又罪應軍流人犯悉照本條問

擬不得從重加等擅擬改發新疆等處又律載販

無引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受僱馱載者杖八十

徒二年各等語此案蕭蘇州硤彫同逸犯邛觀太
等五人興販私鹽因巡鹽兵役往捕該犯起意拒
捕施放鳥鎗拒傷巡役郭錫章身死並中傷康勇
平復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督等所奏蕭蘇州硤
合依興販私鹽十人以下拒捕殺人爲首斬監候
例擬斬監候該督等聲明當此緝私喫緊之時該
犯膽敢恃衆首先拒捕一死一傷情罪較重應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等語查斬絞人犯立決與監候
各有正條向來間有將斬絞人犯酌量請
旨即行正法者必其所犯情節實在兇惡始得於例外

加重其餘均應按照定例辦理不得將監候人犯
輕擬立決此案蕭蘇州碗因販私被巡役追捕情
急拒捕致斃捕人尚非豫謀糾衆有心拒捕係尋
常拒捕殺人之案自應仍照定例辦理至與販私
鹽之犯隨時俱應認眞查緝不獨此時始行喫緊
該督輒以緝私喫緊之空言將罪應斬候人犯聲
請即行正法係屬錯誤該省現在並無大案亦無
須加重懲創若此一案加重續有似此情形礙難
定擬且查近年以來辦理私梟拒捕除奉
旨加重懲辦外並無即行正法之案臣部係執法衙門

自應照例議駁所有該督聲請即行正法之處應毋庸議該督等奏稱劉貴春駕船倚篙於蕭蘇州碗鎗傷線目之後復敢擅用火器拒捕濟惡情殊兇橫未便照拒捕不曾傷人爲首例擬流致滋輕縱應請發往新疆給種地兵丁爲奴等語查劉貴春火器拒捕並未傷人亦應仍照本例擬流該督等將該犯加重擬發新疆爲奴核與定例不符劉貴春應改依拒捕不傷人首犯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督等奏稱王滿牯子販私三千觔合依越境興販引鹽至三千觔以上例發

附近充軍該犯不將賣鹽人姓名供出照例加一
等發近邊充軍王賤儱子王青觀溫雙狗仔均合
依受僱馱載律杖八十徒二年王滿牯子等據供
親老丁單惟係拒捕殺人案內鹽犯應請不准留
養王明九並未在船撐駕惟合夥買船知情裝私
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逸犯
溫德勝等仍飭嚴緝獲日另結等語查王滿牯仔
王賤儱子二犯於蕭蘇州碗拒傷巡役之時該犯
等先經逃逸王青觀溫雙狗仔均係受僱裝載並
無幫同拒捕情事均應准其留養應令該督查明

該四犯實係親老丁單照例枷責發落餘均應照
該督等所奏完結逆犯邱觀太等應令該督等嚴
飭勒緝務獲照例辦理謹
奏
道光二年六月十二日奉
旨刑部議駁孫玉庭審明私梟拒捕各犯罪名所駁甚
是此案蕭蘇州碗因販私被捕情急拒捕致斃捕人
並非豫謀糾衆有心抗拒照例應擬斬監候該督率
請即行正法實屬錯誤蕭蘇州碗著照刑部所議毋
庸即行正法餘依議

道光二年六月十二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
公均元尚書韓公葑及諸侍郎
奏為巡城御史濫押斃命審出皂役家人串囑舞弊
請
旨將該御史解任質訊事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巡視
西城御史咨送冀蔚然呈控劉士潔抗債不還該
御史將劉士潔與其兄劉士照一併鎖交該坊看
押劉士潔自縊身死一案臣等當即分司辦據
劉士照供稱伊弟劉士潔在京賣布生理因向冀
蔚然布店賒取布疋積欠京錢一千零十六吊四

百餘文十一年正月伊弟因欠人賬目太多向衆商議分十年償還第一年只還一成之半蕭蔚然以欠錢較多恐伊弟將來以貨物作抵令伊弟於實欠錢數外在欠字內虛寫京錢二百弔作爲一千二百一十六弔又虛寫銀五百兩以便將來抵算時多得貨物伊弟應允即照議寫立議單至八月間伊弟還給蕭蔚然京錢五十千蕭蔚然欲令按虛寫數目統算償還一成之半伊弟因於原議數目不合未允蕭蔚然即在宛平縣及北城呈控至十二月十一日復赴西城飯廠在巡城御史尚

廢處呈控經該御史同御史李德立傳訊立限批坊著追十九二十一等日因伊弟不能交錢迭次掌責押追正月二十一日將伊弟帶城候辦伊亦隨往蕢尉然卽以伊弟不還錢文係伊串商賴欠在御史處控訴該御史等隨傳伊進署立限令伊代爲還錢五十吊將伊弟發保至二月十九日伊僅繳錢十吊時御史李德立已放知府御史常廢同署任御史盧炳濤將伊掌責十下一併押坊飭追至二十二日早伊弟乘間自縊身死等語訊之蕢尉然所供亦大畧相同 臣等以辦錢債案件

如果欠錢屬實例應按限比追惟此案劉士潔所欠冀尉然錢文既於上年正月議定分十年清還第一年只還一成之半至上年八月業經還錢五十吊文是劉士潔已照欠錢實數按原議償還並未違約查劉士潔於該城批坊審訊時已將虛數銀錢數目供明乃該城御史明知原議虛欠係不應追之利復向劉士潔疊次掌責嚴追已屬偏斷至劉士照並非欠債之人乃因冀尉然以劉士貴串謀抗欠控訴復將劉士照掌責押追該御史若果持平辦公並未聽受情囑不應如此紕繆今劉

士潔既在押自盡以錢債細故濫責濫押致斃人
命臣等不敢少事含糊當即遴派郎中阿勒清阿
祁墳員外郎花良阿等詳加審訊據劉士照供出
伊弟自盡後伊風聞此事係冀蔚然店夥田文明
挽看守西城衙署之茶房馬六轉託西城院皂役
唐七懇求御史常賡家人尹二照應等語當即提
傳冀蔚然研詰所供與劉士照無異而於如何賄
囑不肯實供臣等隨傳拏唐七馬六尹二田文明
去後旋據將馬六尹二傳到隔別研訊據馬六供
稱此案實係冀蔚然等輾轉求允唐七尹二照應

尙有唐七妻兄披剃爲僧之三和尙代爲說合聞
冀尉然應許追出錢文後分給唐七等二成賬如
追得一千吊給他二百吊等語復據尹二即尹貴
供稱唐七懇求時曾稱冀尉然許追錢後分給二
成唐七及說事人共得一成給伊一成伊於冀尉
然遞呈之先見伊主下署在院閒行即以布店冀
尉然欲呈追欠賬有人托伊轉求給其認眞追取
之言向伊主懇求伊主答稱如果欠錢是眞自應
勒追伊復以如果追出錢文冀尉然可孝敬一百
吊向伊主賣告伊主答俟如送到錢文冋明再說

伊隨向唐七說知唐七又許伊除一百吊外再謝給錢五十吊等語詰以滿御史處既有囑托漢御史處斷無不行懇囑之理據稱只聞唐七說及御史李德立處家人賈三係蘄六曾向求過等語復研訊蘄尉然究竟當時許錢實數若干據稱伊向唐七懇說時先原只許二成後唐七聲稱不敷分用伊實曾許給五成上年十二月已陸續送給唐七錢三百吊唐七等如何分用伊不能知復質之尹二據供唐七實只先後許伊錢一百五十吊至唐七向蘄尉然實在索錢若干伊不知悉各等語

臣等查此案雖現在唐七尚未拏到而冀蔚然供明賄囑皂役唐七轉囑御史家人尹二屬實看守衙署之馬六亦供無異詢尹二又供明於應允賄囑後曾據實以冀蔚然可孝敬錢一百吊之說向伊主常賡告懇而常賡李德立辦理此案將劉士潔疊次掌責濫行押追迫後常賡復與盧炳濤將劉士潔之兄劉士照濫行看押致劉士潔氣忿自盡案雖錢債細故而關係風憲官役賄囑偏斷釀成人命應行徹底根究相應請

旨將巡視西城御史常賡解任歸案質訊以憑定擬至

唐七係案內緊要人犯臣等業經行文各衙門嚴
行查拏尚未拏到應請
旨飭下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將唐七一犯連
案內之三和尚田文明黃六一併查拏送部究辦
謹
奏
謹按此案　先公奉
命出署陝甘總督後經刑部訊明該城御史受賄濫押
幾命屬實御史常麿聽囑得贓奏發烏魯木齊
効力贖罪御史李德立訊無得贓情事交部議

處奏結

道光二年七月初二日奉

旨常曆著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李德立著交部嚴

加議處盧炳濤著交部議處餘俱照所擬完結

道光二年六月十二日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 仰受

天恩至優至渥

畀以刑名重寄自任事以來小心詳慎凡遇大小案件

虛心學習講求務持情理之平臣 識見所及會商

同堂及司員等和衷共酌以期無負

高厚鴻慈茲以逐日留心現有二事僅就愚見冒昧具
奏伏乞
聖明指示法司衙門接受呈詞向均應據具呈之人或
在公署或攔輿呈遞各法司衙門接受所控之呈
分別奏咨不准壓擱乃近日奏交刑部審訊各案
內有率稱於某處盤獲某人見其形色慌張向身
邊搜出呈詞因即敘呈據以入奏查在京各衙門
惟刑部都察院提督衙門或順天府四處方准收
受准奏其餘別衙門俱不得濫行准奏緣以禁擅
受而嚴職守今若僅據人役盤獲便可准理是人

役轉可擅受其中賄賂必所不免且本人呈告之詞審虛例應反坐今呈由盤獲搜出將來告虛則反坐之罪用以藉口本不願告至盤獲雖欲不訟而不可得方今

聖明勤求治理時平政簡亟思息事安人詎容吏役等濫受滋獘取巧見長希冀濫干名器議訟日增人心益敝此端一開或挾私仇或因索詐甚至相逢陌路咸得指爲形跡可疑有何足據將來必至訟棍與吏役勾結訟獄繁興良民受累而人心風俗至不可問相應請

勅該衙門嗣後除當堂具呈及攔輿具呈所控事件不准積歷外如有在官人役藉詞盤獲形迹可疑之人所搜呈詞俱不准收准理且治以該吏役擅受之罪此於正訟之端似屬有益查外省民人來京控告各案遇有本省審斷不公及積歷年久者准其來京在法司衙門呈控歷經奏奉

特旨交本省大員審擬或

欽派大臣前往審辦或由各衙門咨回本省督撫審辦各在案即如春間安徽民人徐飛隴在刑部衙門前挾呈自戕控告一案蒙

聖明洞鑒交孫玉庭審辦所控得實嗣又有安徽民人
許玉行在刑部挾呈自戕控告一案其所控事件
僅因吳許兩姓爭控祖塋地畝而屢經審訊均係
將祖塋地畝斷給許姓在許姓並無沉冤急情而
何以許玉行竟至輕生若此之易其事亦係合族
公產何以許玉行一人舍命自戕彼時驗其所戕
之傷甚重已不能取供其意惟恐復生種種皆出
情理之外惟時臣已於摺尾聲明至外省惟湖南
安徽福建江西廣東等省最為健訟民人於每歲
正月初一日聚集同族人名姓書紙拈鬮名曰拚

死鬮其拈得死鬮者此一年中頂凶抵死及拾生與訟之事皆此一人承應而合族出具財產贍其一家老幼若其人不允竟可父母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而鄉族亦必致之必死不得生全愚民無知祇圖虛利而輕生命是徐飛隴許玉行等行止安知非卽此輩至許玉行接踵戕生確係見徐飛隴所拈得實相率效尤愚民輕視其死亦須早爲斷判恭讀

諭旨重申嚴禁辦理拾獲匿名揭帖之罪仰見

皇上淸訟源而正人心凡內外臣民無不欽佩感仰查

此等戕生興訟甚於匿名相應請
旨嚴禁京外各地方民人嗣後如有似此戕生控告者
均照匿名揭帖例不予審理仍嚴追主使重坐其
罪庶幾節其刁妄重其生命以上二條　臣愚昧所
及是否有當伏祈
訓示謹
奏
容安謹案此奏
留中
道光二年六月十二日

奏為海洋緝捕日久懈生請

旨嚴飭實力整頓以期杜漸防微事竊臣前於嘉慶十年曾任兩廣總督彼時海氛不靖鄰省閩浙洋面有蔡牽朱濆等幫盜船常竄入粵而本省粵洋亦有鄭一烏石二等著名巨盜十三股肆行劫掠凡在洋夷船商艘及沿海居民漁戸無不遭其荼毒

臣遵奉

勅旨悉心籌畫一面調集舟師派赴東路中路西路各洋分頭堵捕一面嚴禁各口不准透漏糧食淡水蓬索火藥等物斷其接濟並聞盜夥中多有被擄脅

從者若不開以自新之路必致堅其爲匪之心因

而推廣

皇仁准其改悔投首隨時

奏請免罪一年之中勦撫兼施已將十三股盜匪殄除

其七適前撫臣孫玉庭與臣意見不合

奏稱洋盜不宜收撫又臣誘獲天地會首交通洋匪爲

虐之李崇玉一犯因難於解京遂未經

奏明先行給與翎頂辦理乖謬自蒙重咎拏問交刑部

發往新疆嗣至嘉慶十五年閩洋之蔡朱二逆一

勦一撫始無餘孽而粵洋餘匪張保烏石二等亦

經後任督臣百齡等勦撫並用海洋以次肅清並
因百齡等摺內敘及勦撫之處俱照臣前在任章
程辦理仰荷
仁宗睿皇帝加恩賞還臣一品頂戴越今十餘年來臣雖
並未再至海疆而自海疆來者每留心詢問僉稱
洋面安靜惟海道遼濶寥寥星土盜在所不免茲臣
復掌
特達之恩畀以刑部尚書重任不敢不殫極愚誠事事
留心仰酬
高厚近見閩粵等省奏辦在洋行劫盜案漸多於前即

浙省亦時有盜劫之案查閱供內首夥名數竟至有數十餘犯之案揆厥情形既非零星土盜亦非乘機搶奪可比以是而知海洋之盜日增又可知緝捕之方未免日久生懈涓涓不息將為江河不可不防其漸昔日之鄭一蔡牽皆由尋常玩視遂至釀成巨盜難於辦理查粵洋自西至東約五千餘里閩洋南北三千餘里浙洋亦有二千數百里水道處處皆通賊船朝聞夕至來去飄忽非如陸地之有險可扼有徑可截並有巢穴可以圍合而攻故海盜尤須有犯即捕旋長旋剿庶不致於滋

蔓而辦理海盜務要則在岸銷贓接濟辦理緊嚴
已足制其生命是則地方大吏督率文武合力同
心斷無不濟今無彷懇
上分飭沿海各省督撫嚴督水師鎮將帶領兵船在
於所轄各洋面實力梭巡不准停泊偷安並令於
海中各島嶼周歷搜查以免藏奸納垢務期遇盜
必獲解案究辦仍飭沿海州縣及守口員弁嚴禁
透漏查拏接濟消贓奸民使盜匪無可倚藉總不
得視爲具文或蹈諱飾以冀仰副
聖主愼重海疆安益求安之至意臣因曾歷海疆頗悉

洋情謹據實恭摺具奏謹

奏

容安謹按此奏

留中